

42
37
22

準
貴

豐潤谷應泰編著

明鑑紀事本末

本衙藏板



明朝紀事本末序

編年之史自春王序傳之
史自子長而紀事之史古
無聞焉然而賈誼賈山借
秦爲喻千秋金鏡述古作

鑒說者謂其言甚類紀事
特徵焉而不彰略焉而不
詳故于世罕稱道至有宋
袁樞紀事始著自此以來
史體遂三分矣夫考一代

之統系必在編年尋一人
之終始必存序傳若夫摺
車載乘至可汗牛充棟集
帷尤難衡石一事而散漫
百年之中一事而縱橫數

人之手斷非紀事不爲功
宜其書公卿樂得而爲討
論朝廷樂得而備顧問也
有明三百年事如棼絲若
其經營之弘遠纘緒之英

偉君臣一德而昌上下
睽否而亡宦寺執柄而孽延
數世女戎造妖而禍發盈
朝大禮聚訟而思假天饗
祖之難盜賊蠹生而思守

月三
令險隄之要賈子有云前
事不亡後事之師一代興
衰之緒實志古者考鏡得
失之林也谷子霖蒼夙有
網羅百代之志旣膺

簡書督學於浙以其衡文
之暇搜緝明世全史分紀
其事得八十篇復各列爲
論斷次見於後閱其紀事
而汙隆興廢之故賢奸理

亂之形洞如觀火較若列
眉更讀其論斷諸篇又無
不由源悉委揣情摠實賈
昌之說故事歷歷目前馬
援之畫山川曲折具見洵

一代良史也

皇上右文求治博購羣書金
繩玉檢重趺而至行見事
畢還朝挾中郎之枕秘遇
聖天子止輦諮詢因得從容

爲過秦金鏡之詞自附於
二賈元齡之後垂光史冊
著美
熙朝余且得簪筆而記其
後也是爲序

昔

順治戊戌嘉平太子太保
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
尙書聯城傅以漸撰



自序

通鑑紀事本末者創自建安袁
 樞而北海馮琦繼之其法以事
 類相比附使讀者審理亂之大
 趨迹政治之得失首尾畢具分
 部就班較之資治之編年則包

舉而該浹比之班馬之傳志則
簡練而櫟括蓋史外之別例而
溫公之素臣也沿及明代迄無
成書蒐釐條貫蓋其難哉余謬
承學政之役兼值餘旬數歲東
右文之朝夙夜兢兢廣稽博采

勒成一編以補前史緬惟高皇
智勇天錫成祖雄姿英毅撥亂
反正風驅電掃可不謂隆焉仁
宣之間綱舉目張吏治蒸蒸明
良液洽歌詠太平繼體之休風
也英宗御極耆舊罷政闡豎擅

自序二
權遂至翠華輕出乘輿北狩自
非樞臣畫謀景帝踐祚則虞淵
之日墜地而已及乎南內奪門
思直被誅宗社卒賴焉憲宗嗣
服不修儲怨更加謚號寬身之
仁也乃儉相柄權大璫羅織祈

於登明亦云慝矣孝皇恭仁莊
敬虛懷納諫朝多蓋臣野無兵
革至其晚年尤勤宣問歷選列
辟稱郅理焉武宗巡遊無度寵
任逆瑾晚乃芟除寘鑪宸濠禍
變接踵顛而不亡亦其幸爾世

廟籓服入纂綜核察察奸輔蔽
之僅乃獲鋤國體傷矣穆宗守
文俺答封貢乃輟朝日久中旨
竊叢無足數也神皇乘運豫大
豐亨征徭旣繁百工叢脞厥
亂源所自來爾光宗危懼之餘

克膺大寶善政初舉天命不祐
良足悲也熹廟拱手權歸宦寺
玄黃之戰毒流縉紳胚胎禍亡
於斯酷矣懷宗冲齡手剪凶貂
父老喁喁聿觀厥化乃以數乘
陽九寇弄潢池僚寀營私將士

自序五
過儒及乎及宮闈身殉社稷
則庶幾亡國之正也嗟乎周治
盛於文武漢道大於高光此前
世之所以興隆也孔子傷心幽
厲武侯痛恨桓靈此後世之所
以衰微也綜觀明政何莫不然

昔湯臣進規鑒於有夏姬朝作
諷戒在殷商惟我

皇清開天初造攬勝國之惠逆察
已事之明驗保世滋大毋亦於
斯鏡見焉余不敏泮瀾衆家編
綴是書比于九齡之千秋金鑑

德秀之大學衍義雖材智不逮
亦復竭其愚忠云爾

順治戊戌冬十月提督兩浙學

政僉事豐潤谷應泰謨



明朝紀事本末目錄

卷之一

太祖起兵

卷之二

平定東南

卷之三

太祖平漢

卷之四

太祖平吳

卷之五

方國珍降

卷之六

太祖平閩

卷之七

平定兩廣

卷之八

北伐中原

卷之九

畧定秦晉

卷之十

故元遺兵

卷之十一

太祖平夏

卷之十二

太祖平滇

卷之十三

胡藍之獄

卷之十四

開國規模

卷之十五

削奪諸藩

卷之十六

燕王起兵

卷之十七

建文遜國

卷之十八

壬午殉難

卷之十九

開設貴州

卷之二十

設立三衛

卷之二十一

親征漠北

卷之二十二

安南叛服

卷之二十三

平山東盜

卷之二十四

河漕轉運

卷之二十五

治水江南

卷之二十六

太子監國

卷之二十七

高煦之叛

卷之二十八

仁宣致治

卷之二十九

王振用事

卷之三十

麓川之役

卷之三十一

平浙閩盜

卷之三十二

土木之變

卷之三十三

景帝登極守禦

卷之三十四

河決之患

卷之三十五

南宮復辟

卷之三十六

曹石之變

卷之三十七

汪直用事

卷之三十八

平鄖陽盜

卷之三十九

平藤峽盜

卷之四十

興復哈密

目錄
卷之四十一

平固原盜

卷之四十二

弘治君臣

卷之四十三

劉瑾用事

卷之四十四

真鍮之叛

卷之四十五

平河北盜

卷之四十六

平蜀盜

卷之四十七

宸濠之叛

卷之四十八

平南贛盜

卷之四十九

江彬奸佞

卷之五十

大禮議

卷之五十一

更定祀典

卷之五十二

世宗崇道教

卷之五十三

誅岑猛

卷之五十四

嚴嵩用事

卷之五十五

沿海倭亂

卷之五十六

李福達之獄

卷之五十七

大同叛卒

卷之五十八

議復河套

卷之五十九

庚戌之變

卷之六十

俺答封貢

卷之六十一

江陵柄政

卷之六十二

援朝鮮

卷之六十三

平倭拜

卷之六十四

平楊應龍

卷之六十五

礦稅之弊

卷之六十六

東林黨議

卷之六十七

爭國本

明皇朝通志卷之六十八

三案

卷之六十九

平奢安

卷之七十

平徐鴻儒

卷之七十一

魏忠賢亂政

卷之七十二

崇禎治亂

卷之七十三

脩明曆法

卷之七十四

宦寺誤國

卷之七十五

中原羣盜

卷之七十六

鄭芝龍受撫

明朝紀事卷之七十七

張獻忠之亂

卷之七十八

李自成之亂

卷之七十九

甲申之變

卷之八十

甲申殉難

紀事本末卷之一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男

際利

際第

訂

太祖起兵

元順帝至正十二年閏三月甲戌朔明太祖起兵濠梁太祖之先故沛人徙江東句容為朱家巷宋季大父再徙淮家泗州父又徙鍾離太平鄉母陳生四子太祖其季也太祖生於元天曆戊辰之九月丁丑其

夕赤光燭天里中人競呼朱家火及至無存三日洗
兒父出汲有紅羅浮至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羅障
少時嘗苦病父欲度為僧歲甲申泗大疫父母兄及
幼弟俱死貧不能殮藁葬之仲與太祖昇至山麓緬
絕仲還取緬留太祖守之忽雷雨大作太祖避村寺
中比曉往視土墳起成高隴地故屬鄉人劉繼祖繼
祖異之歸焉尋仲又死太祖年十七九月入皇覺寺
為僧逾月僧之食太祖西至合淝歷光固汝穎諸州
道病輒見兩紫衣人與俱病差遂不見嘗夜陷麻湖

後漢書馬援傳載買城西故地高葬而
已後漢書也以今麻湖曰望
已時指葬故社云云

中遇羣兒呼迎聖駕叱之絕跡崎嶇三載仍還皇覺
寺時汝穎兵起騷動濠州定遠人郭子興據濠州元
將徹里不花憚不敢進日掠良民邀賞太祖詣伽藍
卜問避亂不吉即守故又不吉因祝曰豈欲予倡義
耶果大吉帝意遂決以閏三月朔入濠州抵門門者
疑為謀執見子興子興奇其狀貌與語大悅之取為
親兵凡有攻伐命之往輒勝子典故撫宿州馬公女
為已女遂妻焉即高后也軍中咸呼為朱公子九
月元丞相脫脫既破徐州芝麻李遁去趙均用彭早

住帥餘黨奔濠脫脫命賈魯追圍之太祖與子與竭
力捍守時子與屈已下彭趙遂為所制彭趙據濠稱
王一日執子與於獄太祖曰吾受郭氏深恩可不赴
乎遂入子與家明日彭趙聞釋之

十三年春元將賈魯死圍解濠軍士亦多折傷太祖
雖在甥館每有大志乃歸鄉里募兵得七百人濠人
徐達湯和等皆往歸焉

十四年秋七月狗定遠下滁陽時彭趙御下無道太
祖乃以七百人屬他將而獨與徐達湯和吳良吳禎

花雲陳德顧時費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

華雲龍鄭遇春郭興郭英胡海張龍陳桓譚成李新

材張赫周銓周德典等二十四人南畧定遠定遠張

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者孤軍乏食欲來降未決太

祖曰此機不可失也乃選騎士費聚等從行至定遠

界其營中遣二將出大呼曰來者何為聚恐請益人

太祖曰多人無益滋之疑耳直前下馬渡水而往其

帥出見太祖曰郭元帥與足下有舊聞足下軍乏食

他敵欲來攻特遣吾相報能相從即與俱往否則移

兵避之。帥許納請留物示信。太祖解佩囊與之。彼以牛脯爲獻。請諸軍促裝。且申密約。太祖還留聚俟之。越三日。聚還報曰。事不諧矣。彼且欲他往。太祖卽率兵三百人抵營。誘執其帥。於是營兵焚舊壘。悉降得壯士三千人。又招降秦把頭得八百餘人。定遠繆大亨以義兵二萬屯橫澗山。太祖命花雲夜襲破之。亨舉衆降。軍聲大振。定遠人馮國用與弟國勝率衆歸附。太祖奇之。曰。爾被服若是。其儒生耶。顧定天下計。將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願先

拔金陵定鼎。然後命將四出。救生靈於水火。倡仁義於遠邇。勿貪子女玉帛。天下不難定也。太祖大悅。俾兄弟皆居帷幄。預機密焉。國勝一名勝。又名宗異。定遠人李善長來謁。留幕下掌書記。畫餽餉甚見親信。秋七月。太祖將兵進攻滁陽。花雲爲先鋒。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雲提劍躍馬橫衝其陣。而過。敵大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旣戰。遂克滁陽。因駐師焉。朱文正李文忠來歸。文正太祖孟兄南昌王子先同其母避亂。與太祖相失。李文忠太祖姊曹

國長公主子公主卒其父攜文忠走亂軍中幾不能存至是聞太祖駐兵滁陽皆來歸太祖喜甚文忠年十二牽上衣而戲太祖曰外甥見舅如見母也與宋英皆賜姓朱英定遠人父母俱亡太祖見而憐之令高后育之爲子何世隆來降并取鐵佛崗攻三汊河口收全椒大柳諸寨未踰月彭早佳趙均用挾子興往泗州遣人邀太祖守盱眙辭勿往未幾二人爭權部曲乘而鬪多創死彭亦中流矢死獨趙均用存并彭故部曲狼戾益甚衙子興必欲殺之太祖憂之使

人說曰公昔困於彭城南趨濠使郭公閉壁不相納死矣得濠而踞其上更欲害之背德不祥且郭公易與耳其別部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均用悟爲少寬太祖又賂其左右子興乃得帥所部歸滁稱滁陽王時太祖部兵數萬人悉歸之奉其號令居再閱月子興惑讒言悉奪太祖兵又欲收李善長置麾下善長涕泣自訴不肯行自是征討之權太祖皆不得與且日疎遠而事之愈恭有譖太祖戰不肯力者子興信之卽令其人與太祖俱出戰其人出未十步卽被矢

反走太祖直前奮擊衆皆披靡徐還子無所傷子興
頗內愧又嘗與三百人出城顧聞鶉鴉聲飛矢墮空
中心異之遽還俄而敵兵驟至一無所獲時諸將各
有所獻太祖所至禁剽掠有得卽分部下無所獻子
興甚不悅馬皇后悉所有遺子興妻張氏張喜由是
疑釁漸釋 冬十月元丞相脫脫克高郵分兵圍六
合六合遣使來救於滁子興故與其帥有隙怒不發
兵太祖曰六合破滁不獨存唇齒也可以小憾而棄
大事乎子興悟問諸將誰可往者時元兵號百萬諸

將畏之莫敢往且以禱神勿吉爲辭太祖曰事之可
否當斷於心何禱也於是帥師東與耿再成守瓦梁
壘元兵攻之急每日暮壘垂陷詰旦復完壘與戰尋
以計給之乃歛兵入舍備糗糧遣婦女倚門戟手大
罵元兵錯愕不敢逼遂列陣而出徐引去還滁州旣
而元兵復大攻滁太祖設伏澗側令再成佯走誘之
渡澗伏發城中鼓譟而出元兵敗走滁得完 太祖
威名日著子興二子陰置毒酒中欲害之謀泄及期
太祖卽與俱往中途遽躍馬起仰天若有所見因罵

二子曰吾何負爾適空中神人謂爾欲以酒毒我二子駭汗浹背自此不敢萌害意 虹縣胡大海來歸大海長身鐵面智力過人太祖一見語合用爲前鋒十五年春正月滁師乏糧諸將謀所向太祖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向攻民寨時得兵三千號廬州路義兵今精選三千勇敢士椎結左衽衣青衣佯爲彼兵以四橐駝載賞物而馳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資將士和陽必納之因以絳衣兵萬人繼其後約相

距十餘里候青衣兵薄城舉火爲應絳衣兵卽鼓行而前破之必矣子興從其計使張天祐將青衣兵趨繼祖爲使者前行歌再成將絳衣兵繼後天祐至陟陽關和陽父老以牛酒出迎會日午天祐兵從他道就食誤約再成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必已進據率衆直抵城下元平章也先帖木兒急閉門以飛橋繼兵出戰再成不利中矢走元兵追至千秋壩日暮收兵還天祐等始至適與元兵遇急擊敗之追至小西門湯和奪其橋而登將士從之遂據和陽也先帖木

兒夜遁再成兵既敗歸謂天祐等已陷沒俄報元兵
至滁州遣使招降子興益恐召太祖與謀時兵皆出
城中守備軍弱太祖命合滁三門兵於南門填塞街
市呼使者入叱令膝行見子興子興諭之多失辭衆
欲殺之太祖曰殺之彼將謂我怯故滅其口是速之
來也不如恐以大言縱使去彼必憚不敢進子興從
之明日元兵果解去子興急屬太祖率兵往收敗卒
仍規取和陽太祖率鎮撫徐達叅謀李善長及驍勇
數十人先進始知天祐已破城據之乃入撫定城中

子興屬太祖總和陽兵諸將破和陽暴橫多殺掠城
中夫婦不相保太祖惻然召諸將謂曰諸軍自滁來
多掠人妻女軍中無紀律何以安衆凡所得婦女悉
還之於是皆相攜而去人民大悅太祖既總和陽兵
諸將多子興故部曲未盡心服惟湯和聽命惟謹李
善長委曲調護之太祖與諸將分關和陽城諸將斃
工未就太祖作色置坐南向出子興檄呼諸將曰總
兵主帥命也非我專擅今玦城皆不如約事何由濟
自今違者軍法從事諸將恐唯唯由是皆奉命時元

太子禿堅樞密副使絆住馬，民兵元帥陳瑩先分屯高望新塘、青山、鷄籠山等處，道梗不通。太祖率諸將擊走之，元兵乘太祖出，復攻和陽。李善長督兵擊却之，殺獲甚衆。元兵皆走渡江。濠州舊帥孫德崖乏糧，率所部就食和州。子興故與德崖隙，聞之怒，自滁來和。德崖聞子興至，卽欲他往。其軍先發，德崖後。太祖送其軍出城，行三十里，忽城中走報，滁軍與德崖軍鬪。德崖爲子興所執。太祖大驚，亟呼耿炳文、吳楨策騎欲還。德崖軍先發在道者，忿恨擁太祖行數里。

遇德崖弟欲加害，有張姓者力止之。子興聞，太祖被留如失，左右手急遣徐達往代。張姓者獲諭其衆歸。太祖於是子興亦釋德崖去。旣而達亦脫歸。三月，子興卒。太祖併統其軍。時劉福通等立韓林兒爲皇帝，號小明王，改元龍鳳。遣人至和陽，招諸將。檄興子爲元帥，張天祐右副元帥，太祖左副元帥。太祖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不受。虹縣人鄧愈來歸，愈年十六，從父兄起兵。父兄戰沒，愈代領其衆。每戰必挺身破敵軍，中服其勇。太祖命充管軍總管。懷遠

人常遇春剛毅多智勇膂力絕人年二十三爲羣雄
劉聚所得遇春察其多抄掠無遠圖棄之來歸未至
假寐田間夢神人披金甲擁盾呼之曰起起主君來
適太祖騎從至卽乞歸附請爲先鋒太祖曰爾饑故
來歸耳且有故主在吾安得奪之遇春頓首泣曰劉
聚盜耳無能爲也儻得效力於智者雖死猶生太祖
曰能相從渡江乎取太平後臣我未晚也太祖駐
和陽久謀渡江無舟楫時廖永安永忠俞廷玉與其
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仲桑世傑張德勝蔡高等各

率衆泊巢湖連結水砦以捍寇會妖黨左君弼據廬
州永安等爲所扼乃遣使間道納款太祖大喜曰此
天意也機不可失卽以夏五月親率兵至巢湖永安
等迎太祖登舟出湖口至桐城關已脫險然未入江
蠻子海牙集樓船塞馬腸河口以阻諸兵屯黃墩會
巢湖將趙普勝蓄異志永安等密露其機太祖遂聲
言歸和陽取舟同攻蠻子海牙實欲以兵勢挾之旣
歸集商人舟載精銳猛士復至黃墩督兵攻蠻子海
牙敵舟高大進退不利永安等小舟往來如飛奮擊

大○敗○之○時○湖○口○淺○涸○會○大○雨○連○旬○水○漲○遂○縱○舟○至○潯
陽○橋○衆○恐○舟○大○不○能○渡○比○至○纔○餘○分○寸○永○安○等○遂○得
入○大○江○從○歸○和○陽○遂○定○渡○江○之○計○ 六月朔太祖帥
諸將渡江永安請所向太祖曰采石大鎮備必固牛
渚磯前臨大江難為備禦攻之必克迺乘風舉帆舳
艫齊發頃刻達牛渚太祖先抵采石磯時元兵陣於
磯上舟距岸三丈許未能卒登常遇春飛舸至太祖
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守者披靡諸軍從之遂拔采
石乘勝徑攻太平元平章完者不花萬戶萬鈞達魯

花赤普里罕忽里等棄城遁丙辰克太平路初太祖
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為戒飭軍士榜及入城搗
之通衢一卒違令立斬之城中肅然太平路總管靳
義赴水死太祖曰義士也具棺葬之耆儒李習陶安
等率父老出迎安見太祖謂李習曰龍姿鳳質非常
人也我輩今有主矣太祖召安語時事安因獻言曰
方今四方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
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安民救天下之心明公率
衆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

足平也。太祖曰：吾欲取金陵，如何？安對曰：金陵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太祖大悅，禮安甚厚。由是凡機密輒與議焉。改太平路爲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李善長爲帥府都事，汪廣洋爲帥府令史，陶安叅幕府事，文移用宋龍鳳年號，旗幟戰衣皆紅色，蓋以火德王故也。時太平四面皆元兵，蠻子海牙、阿魯灰等以巨舟截采石，閉姑孰口，而義兵元帥陳瑊先與其將康茂才水陸分道寇城下。太

祖親督兵禦之，命徐達、鄧愈以奇兵出其後，設伏於襄城橋。瑊先率衆來攻，時有黃雲罩於城，瑊先驚敗，爲伏兵所擒。太祖釋而用之。八月，分命徐達等取溧水、溧陽、句容、蕪湖，皆下之。初，陳瑊先被執，太祖釋不殺。瑊先詐曰：主我何爲？太祖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勝則人附，敗則附人。爾旣以豪傑自負，豈不知生爾之故？瑊先曰：然則欲吾軍降乎？此易爾，乃爲書招其軍，明日皆降。蠻子海牙、阿魯灰等見瑊先敗，還駐峪溪口，諸軍進克溧水，將攻集慶路。瑊先之爲

書也。意其衆未必從。陽爲招詞。陰實激之。不意其衆
遽降。自悔失計。及聞欲攻集慶。私謂部曲曰。汝等攻
集慶。毋力戰。俟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太祖聞其謀。
召語之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不相強也。縱之還諸
軍。克溧陽。堃先歸。收餘衆屯於板橋。陰與元福壽合。
因爲書報曰。集慶城右環大江。左枕崇崗。三面據水。
以山爲郭。以江爲池。地勢險阻。不利步戰。昔王渾王
濬造戰船。謀之累年。而蘇峻王敦皆非陸戰以取勝。
隋取江東。賀若弼自揚州。韓擒虎自廬州。楊素自安

陸三道戰艦。同時並進。今環城三面阻水。元帥與苗
軍聯絡。其中建寨三十餘里。攻城則慮其斷後。莫若
南據溧陽。東擣鎮江。據險阻。絕糧道。示以持久。可不
攻而下也。太祖知其詐。以書報之曰。歷代之克江南
者。皆以長江天塹。限隔南北。故須會集舟師。方克成
功。今吾渡江。據其上游。彼之咽喉。我已扼之。捨舟而
進。足以克捷。自與晉隋形同勢異。足下奈何舍全勝
之策。而爲此迂迴之計。邪。堃先得書。詐不行。諸軍進
攻集慶。堃先遂與福壽合。拒戰於秦淮水上。諸軍失

利張天祐與郭元帥皆戰死元帥子興之子也堃先
來追襲經葛仙鄉鄉民兵百戶盧德茂謀殺之遣壯
士五十人永青出迎堃先不虞其圖已與十餘騎先
行青衣兵自後攢架刺殺之堃先既死其子兆先復
集兵屯方山蠻子海牙擁舟師結寨采石圖犄角窺
太平十一月壬子釋元萬戶納哈出北歸納哈出
木華黎裔孫也拔太平獲之待之至厚納哈出居鬱
鬱不樂至是太祖召語之曰爲人臣者各爲其主况
爾有父母妻子乎遂縱之歸

十六年春元兵屯采石將士家屬留和州道梗常遇
春攻之遇春以奇兵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戰戰
則出奇兵擣之縱火焚其連艦大破之蠻子海牙僅
以身免自是扼江之勢遂衰三月朔太祖率諸將
取集慶路水陸並進攻破陳兆先營釋兆先而用之
擢其降兵驍勇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
自安太祖覺其意是夕令入宿衛環上而寢悉屏舊
人於外獨留馮國用一人侍臥榻傍太祖解甲安寢
達旦疑懼者始安是月十日進攻集慶路國用率五

百人先登陷陣敗元兵於蔣山直抵城下諸軍接柵
競進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力戰死之庚寅克
集慶路蠻子海牙遁歸張士誠康茂才等帥衆來降
太祖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
生民塗炭吾率衆至此爲民除害耳汝等各守舊業
無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者吾禮用之舊
政有不便者吾除之於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
慰獲民兵五十餘萬改集慶路爲應天府得儒士夏
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置天興建康翼元

帥府以廖永安爲統軍元帥太祖嘉福壽之忠爲植
衾以禮葬之

谷應泰曰明太祖之起兵濠梁也鼓其朝銳所
向披靡六年之間北取滁和南收姑孰金陵一
下天物克基雖曰神運蓋亦有人事焉方其火
光燭空紅羅浮水雷雨成坐紫衣視疾以至伽
藍立珖之奇黃雲覆城之瑞論者嘖嘖莫不謂
生而神靈天之所授也然予以厚德隆峻實則
命世之器非夫羣雄艸竊所能闇奸而覬覦者

觀其救民塗炭除暴去苛縱還婦女不食玉帛
納陶安之說進馮國用之謀是其仁也褒嘉斬
義禮葬福壽赴子興之難縱楚先之去是其義
也克太平而延見名士入金陵而拊慰父老是
其禮也還軍降定遠移師救六合借天語以拒
醜毒環宿衛以定反側是其智也擊海牙於黃
墩麾遇春於采石坐叱元使者不奉韓林兒是
其勇也嗟乎濠城之起始於揭竿乃能規模弘
敞有茲不世出之畧是則五德既備百神自呵

而術數之家沾沾以休徵福應爲王者受命之
符則但知其得天而不考其順人良足哂也雖
然尤有異者風雲之聚杖策來歸心膂爪牙篤
生江介徐達湯和起於同里朱文正李文忠興
自戚屬李善長馮國用近出定遠鄧愈胡大海
卽在虹縣常遇春懷遠之雄廖永安巢湖之傑
一時功臣人如碁布地皆錯壤豈高祖從龍多
由豐沛蕭王佐命半屬南陽天生真人罔若類
聚而扶掖之者耶然而帷幄善謀汗馬著烈君

臣之間相需魚水豈盡地脉使然哉人材良足多也

元順帝至正十六年春三月太祖既定金陵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戢士卒為民患遂召諸將數以常縱軍士之過欲置之法李善長救乃免於是命徐達為大將率諸將浮江東下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妄

紀事本末卷之二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際科

男

際第

詞

平定東南

元順帝至正十六年春三月太祖既定金陵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戢士卒為民患遂召諸將數以常縱軍士之過欲置之法李善長救乃免於是命徐達為大將率諸將浮江東下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妄

殺今爾等當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者罰毋赦達等頓首受命丙申進兵攻鎮江丁酉克之苗軍元帥完者圖出走守將段武平章定定戰死達等自仁和門入號令嚴肅城中晏然遂分兵下金壇丹陽諸縣克之改鎮江爲江淮府命徐達湯和爲統軍元帥鎮守已而復以江淮府爲鎮江府六月乙卯命鄧愈邵成華高華雲龍將兵進攻廣德路克之改爲廣興府以鄧愈鎮守秋七月己卯置江南等處行中書省諸將奉太

祖爲吳國公行丞相總省事以李善長宋思賢爲參議以李夢庚陶安等爲左右司郎中員外郎都事等官置江南行樞密院以徐達湯和同僉樞密院事置帳前親軍以馮國用爲總制都指揮使復置左右前後中五翼元帥府及五部都先鋒置提刑按察司以王習古王德爲僉事遣使聘鎮江秦從龍從龍字元之洛陽人仕元爲校官累遷置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從龍以老避居鎮江太祖兵東下謂徐達曰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入城當爲吾訪之徐達

等至鎮江得從龍還報太祖喜卽命朱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之既至太祖親至龍江迎之以入太祖卽元故御史臺爲府居從龍西華門外事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無知之者太祖呼爲先生而不名九月太祖知鎮江府謁孔子廟分遣儒士告諭鄉邑勸農桑十二月長鎗賊謝元帥寇廣德鄧愈擊敗之俘其總管武世榮及軍士千餘人尋遣裨將費子賢攻武康安吉皆下之

十七年夏四月命徐達常遇春帥師攻寧國久不下太祖乃親往督師長鎗軍來援我師扼險破走之乃造飛車編竹爲重蔽數道並進守將楊仲英不能支開門降其百戶張文貴殺妻子自刎死擒其將朱亮祖得軍七十餘萬馬二千匹亮祖六合人初爲元義兵元帥太祖克太平來降尋叛去數與我師戰我軍爲所獲者六十餘人諸將勿能當至是徐達等圍亮祖於寧國常遇春被鎗而還太祖督兵攻破之縛亮祖以見太祖曰今何如對曰是非得已生則盡力死

則死耳太祖壯而釋之使從征宣城亦下。秋七月命鄧愈胡大海將兵取徽州先下績溪休寧乘勝進攻徽州元守將元帥八爾思不花及萬戶吳納等拒戰我師擊敗之庚辰克徽州路納與阿魯恢李克膺等退守遂安縣大海引兵追及於白鶴嶺擊敗之納等自殺改徽州路爲興安府命鄧愈守之。九月青軍元帥張明鑑逐元鎮南王孛羅普化據揚州日屠居民以爲食元帥繆大亨攻之明鑑等不能支乃出降得其衆數萬馬二千匹改揚州路爲淮海府以耿

再成張德林守之按籍城中居民僅得十八家德林以舊城虛曠截城西南隅築而守之。元苗帥楊完者自杭州率衆數萬來攻徽州時徽州新附守禦之器未備胡大海方將兵攻婺源城中守兵甚少苗軍奄至鄧愈乃激厲將士大開四門以待之苗軍疑不敢入大海聞之自婺源兼程而還大呼殺入復與鄧愈奮兵夾戰十一月朔大破苗軍於城下殺其鎮撫呂才擒其部將吳辛董旺呂昇等完者遁去愈遣裨將王弼孫虎攻婺源斬元將帖木兒不華婺源元帥

汪同降

十八年春二月以康茂才爲管田使茂才蘄州人初結義旅爲元捍寇江上有功累遷宣慰使都元帥成裕溪采石及太祖兵渡江茂才數戰不勝常遇春設伏殲其精銳殆盡茂才復收潰散豎寨於天寧州太祖命諸將以襄陽砲破其寨茂才奔金陵金陵破茂才復欲奔鎮江追及之茂才度天命有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人解甲來附頓首言前日之戰各爲其主今屢敗天也生死惟命太祖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

從征屢有功至是太祖進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耨故設管田使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爲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潦務在蒿泄得宜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則非付任之意李文忠等進取青陽石埭太平旌德諸縣皆下之是月文忠復進兵擊敗元院判阿魯恢兵於萬年街遂破苗獠於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衆文忠恐

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因激怒使盡殺所獲。焚其輜重。曰。此何足惜。能努力破敵。何患不富貴乎。衆咸奮勵。三月。文忠會鄧愈。胡大海兵。取建德路。太祖大喜。授文忠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大海等由徽州昱嶺關進攻建德路。道出遂安。長鎗元帥余子貞以兵來拒。擊敗之。追至淳安。敵望風潰。遂安守將洪元帥率衆五千。援淳安。復戰。敗之。降其衆千餘。丙辰。克建德路。元守將不華等棄城遁走。父老何良輔等率衆降。改建德路爲嚴州府。五月。苗帥楊完者率衆屯徽

之烏龍嶺。文忠愈合兵擊却之。癸酉。下浦江縣。文忠旣下浦江。聞鄭氏者。自宋聚族同居。至元旌爲義門。禁軍士毋侵掠。是月。命提刑按察司僉事。分巡郡縣。錄囚。十一月辛丑。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畊。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緝爲戶。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畊。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還爲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

○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於○農○之○意○也○

○初○胡○大○海○取○蘭○谿○分○兵○守○要○害○遂○進○攻○婺○州○已○而○婺○州○堅○守○不○下○太○祖○命○李○善○長○徐○達○守○建○康○甲○子○自○率○常○遇○春○等○兵○十○萬○往○征○之○由○寧○國○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連○等○咨○時○務○訪○治○道○問○民○疾○苦○聞○前○學○士○朱○升○名○召○問○之○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大○祖○悅○命○叅○帷○幄○十○二○月○師○至○蘭○谿○先○令○和○州○人○王○宗○顯○往○婺○州○偵○探○宗○顯○少○攻○儒○業○博○涉○經○史○避○亂○寓○居○嚴○州○胡○大○海○薦○之○宗○顯○至○婺○近○城○五○里○舊○識○吳○世○傑○家○偵○知

城○中○守○將○各○自○爲○心○還○報○太○祖○喜○曰○我○得○婺○州○命○汝○作○知○府○元○叅○知○政○事○石○抹○宜○孫○守○處○州○聞○大○軍○攻○婺○州○急○與○叅○謀○胡○深○章○溢○議○守○備○造○獅○子○戰○車○數○百○輛○以○其○弟○石○抹○厚○孫○守○婺○繼○令○深○等○將○車○師○爲○授○自○率○衆○萬○餘○出○緡○雲○以○應○之○深○至○松○溪○觀○望○不○敢○進○太○祖○謂○諸○將○曰○婺○倚○石○抹○宜○孫○故○未○肯○卽○下○聞○彼○以○車○戰○來○援○此○豈○知○變○者○松○溪○山○多○路○狹○車○不○可○行○以○精○兵○過○之○其○勢○卽○破○援○兵○破○則○城○中○不○勞○而○下○矣○翼○日○命○胡○德○濟○誘○其○兵○於○梅○花○門○外○縱○擊○大○敗○之○深○等○遁○去

深之來也晨起見西北有黑氣東南有白氣長亘天
頃之白氣爲黑氣所蕩深知其不吉恐衆心驚懼謬
曰今日有殺氣戰必勝已而戰敗城中勢益孤堊憲
將臣畫疆分守意復不相能於是同僉審安慶夜遣
都事李相繩城請降約開東門納兵太祖許之甲申
兵既入守將惶恐失措遂擒帖木烈思石抹厚孫等
下令禁侵暴改婺州路爲寧越府分置中書省召儒
士許元葉瓚玉胡翰汪仲山等十餘人皆會食省中
日令二人進講經筵敷陳治道以至宗顯知寧越府

事命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
爲學正吳沉徐原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
是始聞絃誦聲無不舉手加額是月發倉賑貧民太
祖既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
曰克城雖以武而定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
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州政當撫恤使民樂
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
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喜不自勝蓋爲將者能以
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卽已亦蒙其福爾等從吾

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

十九年春正月樂平儒士許瑗謁見瑗聰明過人至正初兩舉於鄉皆第一會試不第放浪吳越間每醉輒大言自負至是謁上於寧越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夫有雄畧者乃可馭雄才有奇識者乃能知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收攬英雄難與成功太祖曰今四方紛擾民困塗炭予用英雄有如饑渴方廣攬羣議博收衆策其成康濟之功瑗曰如此天下不難定也太祖喜即授博士留帷幄未幾以

太平爲股肱郡會瑗爲知府三月甲午宥獄囚

五月辛酉太祖將自寧越還建康召胡大海諭之曰寧越爲浙東重地吾以爾才故特命爾守宋伯顏不花在衢其人多智術石抹宜孫守處州善用士紹興爲張士誠將呂珍所據數郡與寧越密邇爾宜與同儉常遇春同心協力俟間取之此三人皆勍敵不可忽也遂還太祖既至建康以無爲州逼近肘腋遣兵克之秋九月常遇春進兵攻衢州建奉天旗樹柵圍其六門造呂公車仙人橋長木梯懶龍爪擁至城

下高與城齊欲階以登城又於大西門城下穴地道
攻之宋伯顏不花悉力捍禦以東華灌油燒呂公車
駕千斤秤鈎懶龍瓜用長斧砍木梯築夾城防穴道
遇春攻之弗克乃以奇兵出不意突入南門墮城毀
其所架砲攻圍甚急院判張斌度不能支遣使約降
夜出小西門迎大軍入衆遂潰擒宋伯顏不花遇春
還寧越尋改寧越爲金華府 冬十一月胡大海耿
再成進攻處州初再成駐兵縉雲之黃龍山規取處
州黃龍四面陡絕再成樹柵其上以遏其衝敵兵來

咸擒敗之元處州守將叅政石抹宜孫遣元帥葉琛
屯桃花嶺叅謀林彬祖屯葛渡鎮撫陳仲真等屯樊
嶺元帥胡深守龍泉以拒我師士卒皆弛怠無鬪志
胡深棄軍來降且言處州兵弱易攻大海卽出軍樊
嶺與再成合攻之桃花嶺據山巔最險阨再成間道
出其後連拔桃花葛渡二砦遂薄城下壬寅宜孫戰
敗棄城走建寧七邑皆下以再成統兵鎮之未幾宜
孫收散卒欲復處州攻慶元再成復擊敗之宜孫戰
死 十二月遣使徵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

麗水葉琛胡大海薦四人賢故遣使以書幣徵之時李文忠亦薦諸儒王禕許元黃天錫太祖皆徵用之二十年春正月命馮國勝爲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先是馮國用卒太祖命勝襲兄職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太祖喜甚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容以時事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基自幼聰明絕人凡天文兵法性理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至正初以春秋舉進士授高安縣丞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元政亂投劾去

常建議勦方國珍不用安置紹興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十年後應在金陵我當輔之時杭州猶全盛皆大駭以爲狂無知基者惟西蜀趙天澤竒之以爲諸葛孔明之流客有說基者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下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因畫江守之此句踐之業也舍此不爲欲悠悠安之基曰吾生平忿方國珍張士誠輩所爲用子計與彼何殊耶且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太祖下金華

定括蒼基乃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授非人力也既而總制官孫炎以上命遣使來聘基遂決計趨金陵陳時務十八策太祖嘉納之太祖一日從容問陶安曰劉基四人之才何如安曰臣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及章溢葉琛太祖深然之未幾以濂為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司提舉遣世子受經以溢琛為營田司僉事基留帷幄預機密謀

二十一年春正月朔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行慶賀禮劉基怒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為不拜太祖召基

入問之基遂陳天命有在太祖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三月丁丑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以朱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

二十二年春二月金華苗帥蔣英劉震等作亂殺叅將胡大海初苗帥楊完者為張士誠所殺劉震等從員城自桐廬來降大海喜其驍勇置麾下待之不疑至是震等謀亂以大海遇已厚未忍發李福曰胡秦政待我輩甚厚然兵之柄在王將不殺王將則事不成舉大事寧暇顧私恩乎眾從之以書通衢處苗帥

李祐之等約以二月七日同舉兵。是日蔣英等陽請大海至八詠樓下觀弩。大海出將上馬。英令其黨鍾矮子跪於馬前。陽訴曰：蔣英等欲殺我。大海未及答。反顧英。英袖出鐵鎚若擊矮子狀。因中海海腦仆地。英卽斷其首。提於馬上。以示同僉。寧安慶院判張斌脇其從已。復殺大海子。關在執郎中王愷。愷罵賊不。屈劉震欲全之。賊黨莫得真與愷有隙。曰：無自遺患。遂殺愷及其子寅。掾史章誠亦死之。典史李斌懷省印。縋城走嚴州。告變李文忠。急遣何世明郭彥仁等

率兵討之。至蘭谿。英等懼。乃大掠城中。子女走。張士誠世明軍入城。張斌吳得真復來降。世明知王愷爲得真所害。縛至馬前。欲殺之。斌力請曰：殺一得真則降者皆懼。後人不復來矣。乃釋之。大海養子德濟聞難引兵奔赴。文忠亦率將士至金華鎮撫之。民乃定。亥處州苗帥李祐之賀仁德聞蔣英等殺胡大海亦作亂。院判耿再成方與客飲。聞變卽上馬。收軍不及。迎戰。罵曰：死賊何負爾。反耶。賊直前刺再成中頸死。分省部事孫炎被執。賊環卒守之。脇炎降。炎

不屈大罵賊賊拔刀叱炎解衣炎曰此紫綺裘乃主
賜我者吾當服以死遂被害知府王道同及朱文剛
皆不屈死文忠復調兵屯縉雲圖之時二郡煽亂衢
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甚會劉基丁母憂回
卽迎入城一夕定之基發書各處屬縣諭以固守所
部候諸軍同進討時再成子天璧方奉命往處州起
發苗軍中途聞變馳至李文忠所得再成舊部曲朱
絢等遂集各部將士會同邵榮王祐等往討賊遇賀
仁德戰敗之癸酉復處州李祐之自殺賀德仁走縉

雲耕者縛之檻送伏誅三月陞同僉李文忠爲浙江
行中書省左丞總制嚴衢信處諸全軍馬

二十三年春二月申將士屯田之令時康茂才屯積
克仍他將皆不及特申諭及時開墾

二十四年春正月李善長徐達等以太祖功德日隆
屢表勸進不允乃率諸臣奉上卽吳王位建百官司
屬以李善長爲左相國徐達爲右相國常遇春俞通
海爲平章政事汪廣洋爲右司郎中張昶爲左司都
事諭善長等曰卿等爲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

富先正紀綱元氏昏亂威福下移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動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協心圖治毋苟且因循充位而已秋七月丁丑克廬州路徐達常遇春攻廬州部將吳復先登挫敵降其驍將樓兒張左君弼窮蹙棄城走安豐遂克其城執君弼母妻送建康君弼部將許榮以舒城降

二十五年春正月徐達追指揮張彬克辰州傅友德克衡州胡海克寶慶路靖州軍民安撫司來降朱文正遣叅政何文燁指揮薛顯討新淦鄧仲謙斬之

顯江西行省叅政時陳友諒既平荆襄南北次第皆下夏五月命平章常遇春取湖廣州漢諸郡太祖嘗與徐達常遇春論襄漢形勢謂曰安陸襄陽跨連荆蜀乃南北之襟喉英雄必爭之地今置不取將貽後憂况沔陽新附城中人民多陳氏舊卒壤地相鄰易於煽動辟之樹木安陸襄陽為枝沔陽為榦榦若○有○損○枝○葉○何○有○今宜增兵守沔陽而出師取安陸襄陽庶幾不失其宜至是遂命遇春將兵往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為湖廣平章政事諭之曰今遣遇春

取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得州郡駐兵撫輯近
聞王保保居汝寧彼之所爲如築堤壅水唯恐滲漏
決之往也能愛軍恤民則人心之歸正如穿穴其堤
使水走下力少而功多愈奉命遂行時元同僉任亮
擁衆柵守安陸遇春遣吳復將先鋒自沔倍道徑擣
之傅友德奮兵進擊身被九創亮兵大潰遂生擒之
乙未克安陸遇春表任亮壯毅可用釋之授指揮僉
事遇春兵至襄陽己卯守將棄城遁 秋七月丁巳
湯和帥師擊江西劇盜姚本所斬之取永新州戮左

丞周安等仍命和回守常州昫元思州宣慰使田仁
厚遣使獻鎮遠吉州二府婺川等十縣龍泉等三十
四州

二十六年春正月禁種秫下令曰予自創業江右十
有二年軍國之費吾民效順轉輸心甚憫焉曩因民
間造酒糜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然不塞其源而欲
遏其流不可也其令今歲農民毋得種秫 五月時
淮地悉平徐達韓政等進兵攻安豐扼其四門晝夜
環攻之於城東龍垣潛穿其城二十餘丈城壞辛未

克安豐元將忻都左君弼皆出走追奔四十餘里獲忻都并君弼裨將賁元帥而還竹昌君弼走汴梁既而元將竹真引兵來救復戰敗走之八月庚申拓建康城初建康城西北控大江東盡白下門外距鍾山既濶遠而舊內在城因元南臺爲宮稍隘太祖乃命劉基卜地定作新宮於鍾山之陽在舊城東白下門之外二里增築新城東北盡鍾山之趾延亘周圍凡五十餘里盡據山川之勝焉十二月林兒卒于瓜步林兒爲劉福通所立都於高徙安豐自安豐

徙汴梁兵敗復走安豐安豐沒於張士誠乃走入建康諸將欲奉之劉基不可而止至是林兒復自建康至瓜步卒于道太祖始及羣臣定議以明年爲吳元年。

太祖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春正月遣指揮戴德率兵取沅州二月命免應天太平鎮江諸郡租賦有差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敝土地荒蕪失業者多蓋因久罹兵革生息未遂予甚念之且如太平應天諸郡乃渡江開創之地供

億先勞之民。其有租稅。宜與量免。少甦民力。省臣傳
獻對曰。恤民王者之善政。此真發政施仁之本也。太
祖因嘆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得食粗糲。
頗亦比之。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繫念吾民。居于田
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
租賦二年。應天鎮江租賦一年。已復免徐宿濠泗襄
陽安陸等郡糧稅三年。夏六月。久不雨。太祖減膳
素食。謂近臣曰。予以天旱。率宮中素食。往時宮中所
需。蔬菜醯醬。皆出大官供給。今皆以內官爲之。懼其

煩擾於民也。旣而大雨。太祖曰。天雖雨。害稼必多。今
欲弭天災。但當謹於修己。誠於愛民。乃下令免今年
田租。相國李善長率諸臣勸太祖卽皇帝位。不許。
善長等力請曰。殿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
方羣雄。剗削殆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
在。願早正位號。以安臣民之望。太祖曰。我思功未服
於天下。德未孚於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徒尚
梗。若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
之有歸。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當笑

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尊大志驕氣盈卒致滅亡吾
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毋庸汲汲也
谷應泰曰語云始事者盛於東南收功者多於
西北然秦據咸陽混一區宇漢都關中長轡六
合於是談形勝者以為三吳於越勢同蕞爾無
足貴也乃高皇帝畧定金陵分兵浙右經營江
介之間華路偏隅之地若旦夕不能緩者勢有
所不得已也蓋其時士誠國珍窺吾肘腋元人
失馭彼且磨牙而爭我有遺利彼將來之我有

棄貨彼將資之顧安得而不汲汲耶方是時完
者圖守鎮江楊仲英守寧國張明鑑據維揚八
爾思不花駐徽州石抹宜孫守處州其弟厚孫
守婺州伯顏不花守衢州以至鄧仲謙拒命於
新淦任亮擁衆於安陸十年之內諸將效忠天
心佑順櫛風沐雨以次削平何其偉與然皆折
矢費糧銖積寸累婆括之間反者再起蓋戡亂
若斯之難也假令半壁垂成虛名別奉其諸將
之議正林兕之位則彼將遙擅太阿予奪愛憎

益子聖公必臨大業時無青田濕散厥謀卽江
左非吾有也若夫命康茂才爲營田使而積貯
豐盈設民兵萬戶府而農戰復古規取襄漢諸
郡而上游建旄屈劉宋四先生而忠益漸廣凡
諸良法美意靡不始自江南而王者大一統之
業卽肇基於此豈若與午之短馭建炎之努末
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男

際科

際第

訂

太祖平漢

元順帝至正十七年冬十月常遇春廖永安吳禎等
自銅陵進取池州太祖命李文忠領兵策應永安去
城十里而遇春禎等帥舟師抵城下合攻之破其北
門入城執天完將洪元帥斬之天完徐壽輝僞號也

并擒其副將魏壽徐天雄等天完平章陳友諒寇池
州以戰艦百餘艘來逆戰遇春等復奮擊大敗之友
諒沔陽漁家子本姓謝先世贅于陳冒陳姓常爲書
獄吏意忽忽不樂會徐壽輝倪文俊等起兵慨然往
從之初爲文俊簿書掾未幾亦領兵爲元帥文俊漸
專恣友諒積不能平至是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
州友諒遂襲殺文俊併其軍自稱平章壽輝不能制
時友諒方強茲爲戰爭之始

十八年夏四月陳友諒陷江西隆興瑞州已巳遣其

黨趙普勝自樅陽寇池州太平守將劉友仁聞之率
兵赴援遇賊敗沒池州守將趙忠亦戰死俞通海尋
復池州普勝驍將號雙刀趙初結砦巢湖已歸友諒
趙德勝畧石埭擒友諒將錢清

十九年春三月陳友諒遣趙普勝寇寧國太平縣總
制胡惟賢命程允汪炳等擊敗之獲其糧萬餘石普
勝復寇普陽石埭等縣僉院張德勝與戰於柵江口
破走之夏四月徐達俞通海趙德勝等擊趙普勝
柵江營大破之賊棄舟走獲巨艦艨艟癸池州

擒偽帥洪鈞等時太祖經營浙東方憂普勝剽掠聞捷大喜擢徐達同知樞密事諸將陞賞有差。秋八月遣徐達攻安慶達率張德勝等自無爲登陸夜至浮山砦擊敗普勝部將胡總管兵追至潛山界友諒參政郭泰領兵至沙河迎戰達復大破之斬泰獲輜重無筭遂克潛山。九月僉院俞廷玉帥兵攻安慶不克沒於陣諸將患之太祖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衆用間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時普勝有門客通術數嘗爲普勝畫策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

間之置書與客故達普勝客懼不歸盡得普勝平日所爲乃重以金幣資客潛往友諒所親聞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有德色友諒深忌之至是憤潛山之敗乃詐以會軍爲期自至安慶普勝出迎至鴈汊登舟友諒殺之併其軍。冬十二月徐壽輝以友諒破隆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已沮之壽輝不聽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佯出迎伏兵城內候壽輝入卽閉城伏發盡殺其左右將士幽壽輝江州友諒自稱漢王置官屬。

二十年夏四月徐達常遇春拔趙普勝之水寨友諒盛兵來援聲言出安慶遇春策其必攻池州伏銳兵九華山待之而以羸弱守城友諒明日果至直造城下鋒銳其城上揚旗鳴鼓伏兵悉起緣山而出循江而下絕其歸路城中出兵夾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三千人常遇春欲盡殺之謂徐達曰此皆勦敵也不殺將爲後患若以上聞必不殺達不從遂以聞太祖諭使者曰亟還諭諸將今戰爭方始不可縱殺以絕人望三千精銳宜釋之爲後用及使者返遇春

已殺之止存三百人太祖聞之不憚命悉放還

五月友諒率舟師犯太平圍其城守將花雲率麾下三千人結陣迎戰三日友諒不得入乃以巨舟乘漲泊城西南隅舟尾高與城平士卒緣之上時城中乏食士憊甚不能戰丙辰城遂陷賊縛雲急雲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必滅爾斬爲膾也遂奮躍大呼起縛盡絕奪守者刀連殺五六人復罵曰賊非吾主敵也曷不速降賊怒縛雲舟檣叢射之比死罵賊不絕口院判王鼎知府許瑗皆抗節不屈死之方雲之與

賊戰也勢甚急妻郃氏生子煒方二歲抱之泣語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之吾夫死吾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兒在若等善撫育之已聞雲就縛郃氏卽赴水死侍兒孫氏收郃瘞之抱兒逃漢軍掠之軍中惡小兒啼孫氏恐被害以簪珥屬漁家鞠之僞漢敗孫氏脫身至漁家竊兒去夜宿陶穴中天曙登舟渡江遇漢潰軍奪舟梓孫氏及兒投之江江中得斷木附之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嚼兒凡七日不死忽夜半聞人語驚呼之洛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

偕行達太祖所孫氏抱兒拜泣太祖亦泣置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忽不見陳友諒寇太平時挾壽輝行旣得太平亟謀僭僞號乃於采石舟中佯使人白事壽輝前令壯士持鐵搥從後擊之碎其首以暴疾死令軍中遂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羣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殊無儀節以鄒普勝爲太師張必先爲丞相張定邊爲太尉乃率衆還江州友諒旣僭大號遣使約張士誠同入寇士誠齷齪自固不敢應友諒自江州引兵東

下建康大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
欲奔據之或以決死一戰戰不勝即走未晚太祖心
非諸將議獨劉基張目不言太祖召基入內問計基
曰先斬王降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太祖曰先生計
將安出基曰天道後舉者勝吾以逸待勞何患不克
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伏兵伺隙擊之取威
制勝以成王業在此舉也太祖意益決或謀先後太
平以牽制之太祖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濠塹深固
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破彼乃以巨艦乘城爲所

陷今往攻之猝難拔賊舟師十倍我我頓兵堅城之
下進不能取退不及援失所據矣或又勸太祖自將
禦之太祖曰亦不可彼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與
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下建康半日可達吾步
騎急回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於是遣胡
大海以兵直搗廣信制其後而召指揮康茂才謂之
曰吾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命太祖曰汝與友
諒雅游今友諒入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今作
書遣使貽友諒僞約降爲內應招之速來給告以虛

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諾。家有老閹，舊嘗事友諒，遣使賫書，必信無疑。太祖以其謀語李善長。善長曰：方憂寇來，何為誘致之？太祖曰：遲則二寇謀合，為害益大，何以支？今先破此賊，則東寇膽落矣。善長曰：善。茂才遂令閹者乘小舸，徑至友諒軍。友諒得書甚喜，問曰：康公今何在？閹者曰：見守江東橋。問橋何如？曰：木橋，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至則呼老康為驗。閹者諾，歸告太祖。太祖喜曰：賊入吾彀中矣。乃命善長亟撤江東橋，易以鐵石。比旦，橋成，有

自友諒軍中逸歸者，言友諒問新河口路，亟命趙德勝跨新河築虎口城守。命常遇春、馮勝、華高等率帳前玉翼軍三萬人，伏石灰山側。徐達等陳兵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太祖親總大軍於盧龍山，令持幟者偃黃幟於山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乙丑，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楊璟整兵禦之。港狹，僅容三舟入。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遽引退出。大江徑衝江東橋，見橋皆大石。

非木橋乃驚疑連呼老康老康無應之者悟茂才使
謬卽與其弟號五王者率舟師趨龍江先遣萬人登
岸立柵勢甚銳時酷暑太祖衣紫茸甲張蓋督兵見
士卒揮汗命去蓋衆欲戰太祖曰天將雨諸軍且就
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衆未信忽風起西北須臾
大雨如注赤幟舉太祖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柵友
諒靡其衆來爭戰方合雨止太祖命發鼓鼓大震黃
幟舉當遇春等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
師並集內外合擊友諒兵大潰走趨舟值潮退舟膠

淺忽溺死者無筭生擒七千餘人收得巨艦百餘艘
戰船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所乘舟中得茂才書
太祖笑曰彼愚至此可嗤也命諸將追擊友諒至慈
湖縱火焚其舟賊衆潰追至采石復大戰廖永忠率
所部大呼陷陣入華雲龍躍馬擣其中堅有王銘者
獨馳入其陣賊攢槊刺之傷額戰益力流血淋漓旋
迴三匝獨所殺傷過當賊大敗張德勝戰死周顯與
賊戰於觀渡橋亦敗之諸軍乘勝追擊賊守太平者
無固志辛酉遂復太平初太平城西南俯瞰姑溪故

爲友諒舟師所陷至是常遇春命移築去姑溪二十餘步增築樓堞守禦遂固六月戊寅胡大海取信州大海率兵至靈溪城中步騎數千出迎戰擊敗之督兵攻城守者不能支衆潰遂克之改信州爲廣信府以大海子德濟爲副僉守之七月徐壽輝舊將浮梁院判于光左丞余椿擊走僞漢將辛同知取饒州以城來降太祖命邵愈往鎮之饒濱鄱陽湖友諒數遣舟師來攻愈與光等連營拒之屢殲其衆已而漢將侯邦佐陷浮梁十光單騎來歸時安慶爲長

江上流要地先是趙普勝守之頗難攻取友諒既殺普勝用別將守安慶而以普勝部將張志雄帥兵從侵建康志雄怨友諒故龍江之戰無關志來降因獻取安慶之策我師遂進克安慶太祖命巢湖將僉院趙伯仲守之尋爲張定邊所破伯仲遁還太祖怒曰主將不能堅守城池陷遠遁當誅之常遇春諍曰伯仲係渡江勳舊宜曲赦之太祖曰不依軍法無以警後賜弓弦令自盡而官其弟庸行樞密院事九月徐壽輝舊將歐普祥以袁州來降陳友諒遣其弟

友仁攻普祥普祥擊敗之擒友仁友諒懼乃與普祥約和釋友仁歸

二十一年春三月陳友諒遣其將李明道寇廣信據草平鎮遏浙東援兵胡德濟遣夏德潤出兵奪其墩戰死賊又保玉山胡大海部將繆美聞之來援與賊戰於東津橋遂復玉山抵廣信絕明道歸路六月明道圍廣信急而德濟兵少僅嬰城守遣使求援於父大海大海率師由靈溪進李文忠亦遣兵援之德濟聞援兵至引兵出城與大海夾擊明道大破之擒明

道及其宣慰王漢二并士卒千餘人戰馬器械無算大海送明道漢二於文忠文忠令漢二招友諒建昌守將王溥溥漢二兄也遂歸附乃俱送建康太祖釋而用之征江州南昌用爲鄉道秋八月太祖決計伐陳友諒會李明道具言友諒弒徐壽輝後將士離心政令不一驍勇如趙普勝又忌而殺之雖有衆不足恃也太祖召諸將諭之曰友諒殺王僭號犯我近疆殞我名將觀其所爲不滅不已爾等各厲士卒以從庚寅太祖御龍驤巨艦帥舟師乘風溯流而上烏

數萬夾上艦而飛，戊戌抵安慶，敵固守不戰，乃以陸兵疑之，敵兵動，遂命廖永忠、張志雄以舟師擊其水寨，大破之，攻城自旦至暮不拔，劉基請棄安慶去，徑拔江州，傾其巢穴，太祖從之，遂率兵西上，長驅過小孤，友諒將丁普郎、傅友德率所部歸附，友德，宿州人，後徙碭山，勇畧冠一時，初從山東李喜喜剽掠入蜀，常爲軍鋒冠，歸明，玉珍、玉珍不能用，率所部走武昌，從陳友諒，忽忽無所展，聞明師攻江州，而嘆曰：「此吾主也。」以所部請見於小孤山，上奇之，擢爲將，遣使招

諭江西諸郡，壬寅次湖口，友諒舟出江偵，邏擊敗之，乘勝至江州，友諒始知之，以爲神兵自天而下，倉卒不能軍，挈妻子夜奔武昌，癸卯師入江州，乘勝追拔蘄州、黃州、興國、黃梅、廣濟等處，僞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遣其部將鄭仁傑請軍門納款，且請禁止數事，勿散離其所部兵，太祖有難色，劉基自後，踢所坐胡床，太祖悟，許之，賜書慰諭，畧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機，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起兵十年，奇才

英士得之四方其有能審天時料事機挺然委身而
來者蓋其意亦欲立功當世垂名後裔大丈夫相遇
磊磊落落一笑契合洞見肺腑故嘗推赤心以待之
隨其才而任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
財乏則厚之以賞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安肯散其部
屬負人來歸之心哉陳氏諸將如趙普勝驍勇善戰
以疑見侈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有龍江之役長張
梁茲彭指揮諸人來降視吾諸將恩均義一無有所
間及長張破安慶梁茲等攻江北功績並著此數人

者其自視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况足下不勞一卒
以完城來歸者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其早歲之計
廷瑞得書遣康泰詣九江降廷瑞後改名廷美 漢
將餘干吳宏龍泉彭時中吉安曾萬中孫本立等皆
遣使納款命趙德勝廖永忠等分兵攻瑞州臨江諸
郡鄧愈帥兵襲浮梁友諒叅政侯邦佐棄城遁于光
進拔樂平敗偽蕭總管擒萬戶彭壽等六十八人饒
州悉定十月愈駐兵臨州之平塘時友諒將輝克明
據撫州佯遣使通款無降意愈知其情捲甲夜趨比

日入城克明單騎遁尋被獲諸將旋師攻安慶下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太祖幸南昌胡廷瑞率祝宗康泰
等迎謁以鄧愈爲江西行中書省叅知政事鎮南昌
時宗泰降非本意卽欲謀叛廷瑞密以言上乃令宗
泰帥所部從徐達攻武昌二月太祖率胡廷瑞等還
建康宗泰行至女兒港遂叛道掠布商船爲旗反兵
劫南昌知府葉琛迎戰死之鄧愈倉卒以數十騎出
走數與賊遇從者多遇害愈窘甚連跳跨三馬馬輒
踣幾不免最後得養子所乘馬走還建康徐達兵至

湖廣沌口聞變旋師赴之宗至新淦爲鄧志明所殺
泰元廣信以廷瑞甥特有之南昌復定太祖聞之喜
曰南昌控引荆越西南之藩屏得南昌去陳氏一臂
矣非骨肉重臣不可守五月丙午命大都督朱文正
統元帥趙德勝薛顯同叅政鄧愈鎮之入陳指揮聚
衆結寨南昌之西山趙德勝孫興祖攻破之俘斬三
千餘人冬十二月漢將熊天瑞寇吉安陷之殺守
將孫本立友諒使其知院饒鼎臣守吉安鼎臣剽悍
有膽畧所至毒害人呼爲饒大膽丁亥朱文正遣兵

復吉安鼎臣出走

二十三年春二月漢太尉張定邊陷饒州干光走還夏四月陳友諒忿其疆場日蹙大作舟艦高數丈飾以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棚下設板房爲蔽置艚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艚箱皆裹以鐵自謂必勝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兵號六十萬攻南昌壬戌薄城下諸將分門拒守鄧愈守撫州門趙德勝守宮步土步橋步三門薛顯守章江新城二門牛海龍等守琉璃澹臺二門文正居中節制自將精銳二

千住來策應丙寅友諒親督兵攻撫州門兵各載竹盾如箕狀以禦矢石極力來攻城壞二十餘丈鄧愈以火銃擊退其兵隨豎木柵賊爭柵文正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通夕復完於是李繼先牛海龍趙國旺許珪朱潛程國勝等皆戰死五月丙子友諒復攻新城門薛顯將銃卒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震昭敵兵退百戶徐明被執死之六月辛亥友諒增修攻具欲破柵自水關入文正使壯士以長槩從柵內刺之敵奪槩更進文正乃命煅鐵鉞鐵鈎穿柵復刺敵復來

奪手皆灼爛不得進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萬方殺傷甚衆友諒分遣饒鼎臣等陷吉安李明道叛守將曾萬中死之劉齊朱叔華被執陷臨江復執趙天麟以三人徇於城下文正等不爲動賊復攻官步士步二門趙德勝巡城至宮步門賊伏蹶張弩射之中腰箭深入六寸拔出拊髀嘆曰吾自壯歲從軍傷矢石者屢矣未有若此之創者命也獨恨不能從主上埽清中原耳遂卒南昌被圍既久內外阻絕文正遣千戶張子明赴建康告急又詐遣卒號捨命

王者請友諒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至日城上旗幟一新友諒候至暮見無降意縛降卒至城下殺之張子明取漁舟從水關出越石頭城晝行夜止半月達建康時太祖方親破張士誠將呂珍於安豐解安豐圍命徐達等移師圍廬州而自還建康子明至太祖問友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戰死亦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又師久糧乏援兵至可必破也太祖曰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乃遣子明先還至湖口爲友諒兵所執友諒曰

若能誘降非但不死且富貴子明陽許之至城下呼曰王上令諸公堅守大軍且至矣友諒怒殺之文正等聞之守益堅時徐達常遇春圍左君弼於廬州太祖遣使命解圍曰爲一廬州而失南昌非計也七月癸酉太祖自將救洪都達遇春亦自廬州還太祖親督諸將會師礪蘇於龍江舟師凡二十萬癸未進次湖口先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於涇江口復以一軍屯南湖嘴以遏友諒歸師又遣人調信州兵守武陽渡防其奔逸丙戌友諒圍南昌凡八十有五日聞太

祖至解圍東出鄱陽逆戰太祖率諸將由松門入鄱陽湖丁亥遇於康郎山友諒列巨舟當我師太祖見之謂諸將曰彼巨舟首尾連接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命舟師爲二十隊火器弓弩以次而列戒諸將近寇舟先發火器次弓弩及其舟則短兵擊之戊子徐達常遇春廖永忠等進兵薄戰達身先諸將擊敗其前鋒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聲大振俞通海復乘風發火炮焚寇舟二十餘艘殺溺死者甚衆元帥宋貴陳兆先亦死戰徐達等搏戰不已火延及達舟

敵乘之達撲火更戰太祖急遣舟援達達力戰敵乃退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犯太祖舟舟膠於沙漢兵匝焉程國勝劍叱之與陳兆先大奮擊牙將韓成進曰古人殺身以成仁臣不敢愛其死乃服上冠袍對敵自投水中敵信之攻少緩宋貴陳兆先俱戰死常遇春從傍射中定邊定邊舟始却俞通海來援舟驟進水湧太祖舟遂脫通海與廖永忠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退去會日暮太祖鳴鉦集諸將申約束恐張士誠乘虛入寇命徐達回守建康己丑

太祖復親布陣與友諒戰友諒悉巨舟連鎖爲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舟小仰攻多却太祖親麾之不前右師少却立命斬隊長十餘人猶不止郭興進曰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敵也臣以爲非火攻不可太祖然之命常遇春等分調漁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太祖命以七舟束草爲人飾以甲冑持兵戟若鬪敵狀令敢死士操之脩走舸於後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抵敵舟焚水寨數百艘燔燭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

貴及其平章陳普畧等皆焚死我師乘之又斬二千餘級友仁者卽所謂五王也。眇一目有智數梟勇善戰至是友諒爲之喪氣普畧卽新開陳也是日張志雄舟檣折爲敵所覺以數舟攢兵鉤刺之志雄窘迫自剄丁普郎余昶陳弼徐公輔皆戰死普郎身被十餘創首脫猶植立舟中不仆持兵若戰狀是時太祖所乘舟檣白友諒覺欲併力來攻太祖知之庚寅夜令諸船盡白其檣旦莫能辨敵益駭辛卯復率衆大戰自辰至巳不解時劉基侍忽躍起大呼太祖亦驚

起回顧但見基雙手揮之日難星過急更舟太祖如言入他舟坐未定舊所御舟以礮碎矣友諒乘高見舟碎喜甚俄太祖麾舟更進皆失色廖永忠俞通海汪興祖趙庸以六舟深入敵聯大艦拒戰敵之舟若沒有頃六舟旋繞漢軍而出勢如游龍諸將見之勇氣百倍呼聲動天地波濤立起日爲之晦時漢舟大我師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猶不知呼號搖櫓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至午敵兵大敗棄旗鼓器仗浮蔽湖面通海等還太祖勞之日今日之捷諸君之

力也。友諒戰不利，欲退保鞋山。我師先至，嬰子口橫截湖面，邀友諒不得出。乃歛舟自守，不敢更戰。是日移舟泊柴棚，去敵五里許。諸將欲退師，少休士卒。太祖曰：兩軍相持，先退非計也。俞通海以湖水淺，請移舟扼江上流。劉基亦密言：當移軍湖口，期金木相犯，日決勝。太祖從之。時水路狹隘，舟不得並進，恐爲敵所乘。至夜，令船置一燈，相隨渡淺。比明，已盡渡矣。乃泊於左。蠡、友諒遂亦移舟出泊，渚磯相持者三日。友諒左右二金吾將軍率所部來降。初，友諒戰不利，右

金吾曰：今戰不利，出湖實難，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爲再舉。其左金吾曰：今雖不利，而我師猶多，戮力一戰，勝負未可知。何至自焚以示弱萬一捨舟登陸，彼以步騎躡我後，進不及前，退無所據矣。友諒猶豫不能決。至是，失亡多。乃曰：右金吾是也。左金吾聞之懼，來降。右金吾見其降，亦率所部來歸。友諒兵益衰。太祖旣駐師彭蠡，移書友諒曰：公乘尾大不掉之舟，殞兵敝甲，與吾相持，以公平日之強暴，正當親決一死戰，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乎。

友諒得書怒留使者不遣盡殺所獲我戰士太祖聞之命悉出所俘友諒軍視其傷者賜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殺又令祭其弟侄及將士之戰死者師出湖口命遇春永忠諸將統舟師橫截之又令一軍立柵於岸控湖口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復移書與之曰昨吾船對泊瀦磯嘗遣使資記事往不見使回公度量何淺淺哉丈夫謀天下何有深仇夫自辛卯以來天下豪傑紛然並起邇來中原興閭罪之師挾天子令諸侯於是淫虐之徒一掃而亡公

之湘陰劉亦懼而往此公腹心人也部下將自此往矣江淮英雄惟吾與公耳何乃自相吞併公今戰亡弟侄首將又何怒焉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力驅殘兵來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容却帝名而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忿恚不答太祖與博士夏煜等日草檄賊詩意氣彌壯分兵克蘄州興國友諒食盡掠糧於南昌朱文正遣人燔其舟勢益困時我師水陸結營列柵江南北岸置火舟火筏中流戒嚴以俟八月

壬戌友諒計窮，冒死突出，繞江下流，欲由禁江遁回。太祖麾諸軍追擊，以火舟火筏衝之，敵舟散走，追奔數十里。自辰至酉，戰不解。至涇江口，涇江之兵復擊之。張鐵冠大笑，賀曰：「友諒死矣。」太祖曰：「無妄言。」又曰：「縛汝水濱以俟。」乃遣人具牲酒往祭友諒，以覘生死。且曰：「如其生，往者必還；若不還，死決矣。」乃往者俱被殺。未幾，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顛而死。諸軍聞之，大呼喜躍，益爭奮，擒其太子善兒。明日，平章陳榮等悉舟師來降，得士卒五萬餘人。張

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奔還武昌，復立理爲帝，改元德壽。諸將多勸太祖乘勝徑擣武昌，滅漢者不從。初，劉基自青田還建康，上謀用兵吳漢孰先，或以張士誠近富而弱，宜先。基曰：「不然，士誠自守寇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滅，張氏囊中物矣。太祖曰：「然，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若先攻士誠，友諒必空國來救，是吾疲於二寇也。」遂決計伐陳氏。會士誠遣呂珍攻韓林兒於安豐，太祖親率諸將援之。基力諫不聽，旣解安豐圍，復命諸

將移師圍廬州及友諒急攻南昌張子明請濟師始解廬州圍親帥而上至是太祖謂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我出建康空虛順流而下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時四方割據惟友諒驕悍爲羣雄冠其初起也父普才戒之曰若捕魚兒耳而乃圖大事友諒曰相塚者言我家當富貴今其時矣及貴迎父父曰兒不守故業吾懼及也至是敗年四十四稱帝僅四年友諒既敗太祖

喜謂諸將曰此賊亡天下不足定矣九月壬申班師還告廟飲至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俞通海等田餘賜金帛有差太祖經理建康守禦畢留徐達等備吳壬午復率諸將親征陳理十月至武昌分兵立柵圍其四門又於江中聯舟爲長寨以絕其出入之路分兵徇漢陽德安州郡湖北諸郡皆來降十二月甲寅太祖還建康命常遇春率諸將圍之二十四年春二月乙未太祖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辛亥至武昌督兵攻城城東有高冠山俯城

中可敵也。漢兵屯焉。太祖問諸將誰能奪此者。傅友德請先登。一鼓奪之。面中一矢。鏃出腦後。脇下復中一矢。友德不爲沮。人服其勇。敵將陳同僉者。驍捷善槊。馳入中軍帳下。太祖方坐胡床。疾呼曰。郭四爲我殺賊。英持鎗奮臂。一呼賊應手殞。太祖曰。尉遲敬德不汝過也。解所服紅錦袍之。漢岳州守將張必先率潭岳兵來援。至夜婆山。太祖命常遇春乘其衆未集。擊敗之。擒必先。必先驍勇善戰。人號爲潑張。城中倚以爲重。至是縛至城下。示之曰。汝所恃者潑張。

今已爲我擒。尚何恃而不降。必先亦呼定邊曰。吾已至此。事不濟矣。兄宜速降爲善。定邊氣索不能言。後數日。太祖復遣友諒舊臣羅復仁入城。諭陳理曰。理若來降。當不失富貴。復仁固請曰。主上推好生之德。惠此一方。使陳氏之孤得保首領。而臣不食言。臣雖死不恨矣。太祖曰。吾兵力非不足。所以久駐此者。欲待其自歸。免傷生靈耳。汝行必不誤。汝復仁至城下。號哭。理驚召之入。相持哭。哭止。復仁諭以太祖意。詞旨懇切。時陳氏將畧無右。定邊者。定邊亦知不可支。

癸丑陳理銜壁肉袒率定邊等詣軍門降理至軍門俯伏戰慄不敢仰視太祖見其幼弱起挈其手曰吾不爾罪勿懼也令宦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令理悉自取之遣其文武官僚以次出門妻子資裝皆俾自隨明師圍武昌凡六閱月而降士卒無敢入城市晏然不知有兵城中民饑困命給米賑之召其父老撫慰民大悅於是漢沔利岳郡縣相繼降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樞密院判楊璟為叅政守之封陳理為歸德侯江西行省以友諒鏤金床

進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景七寶溺器何異耶一床工巧若此其餘可知窮奢極侈安得不亡命毀

之夏四月丙申命建忠臣祠於鄱陽湖康郎山祀丁普郎張志雄韓成宋貴陳兆先余旭昌文貴王勝李信陳弼劉義徐公輔李志高王咬任姜潤石明王德朱鼎王清常德勝王鳳顯丁宇王仁汪澤王理陳冲裴幹王喜仙袁華史德勝常推德曹信遠德山鄭興羅世榮等三十五人乙巳命建忠臣祠於南昌府祀趙德勝李繼先劉齊朱叔華許圭朱潛牛海龍張

子明張德山徐明夏茂成萬思誠葉琛趙天麟等十有四人。時漢既平，熊天瑞尚竊據贛州，未下。八月壬辰，命常遇春、鄧愈率兵討之。愈與遇春合兵平臨江之沙坑麻嶺、牛陂諸寨，執僞知州鄧志明，送建康。及其兄克明俱伏誅。時李明道匿武寧山，被獲。太祖以其反覆，亦戮之。遇春兵次吉安，遣人語饒鼎臣曰：「吾今往取贛，可出城一言而去。」鼎臣怖不敢出，遣其幼子出見，遇春坐而飲之，曰：「歸語而父，可善自爲計。」鼎臣卽夜棄城走安福。遇春復吉安，乃引兵趨贛州。

已而鼎臣復肆剽掠，王國寶擊斬之。九月乙未，命

徐達、楊璟等帥師進取江陵，故僞漢知院姜瑛等以

城降，改江陵爲荊州府。達遣唐勝宗分兵取長沙，下

沅陵醴陵，傳友德取夷陵。常遇春等圍贛州，未下。

太祖諭遇春等曰：「熊天瑞困處孤城，猶籠禽阱獸，豈

能逃逸？但恐城破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

爲心。一則可爲國家，二則可爲未附者勸。且如漢、鄧

禹，不妄誅殺，子孫昌盛，此可爲法。向者鄱陽湖之戰，

友諒旣敗，生降其兵，至今爲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

百姓苟得地無民將安用之時天瑞拒守益堅遇秦
乃浚濠立柵以圍之天瑞子元震竊出覘軍遇春從
數騎猝與遇元震來襲遇春遣壯士揮刀擊之元震
奮鐵撻以拒且戰且却遇春日壯士也止勿追 十
二月徐達克辰州衛州 句容儒士戎簡入見語及
伐陳之事簡曰向敗陳氏於九江何不乘勝直抵武
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用力多矣太祖曰汝儒者豈
不聞覆巢之下無完卵乎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
勝蹶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鬪殺

傷實多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殘
破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敢復戰我以大軍臨
之故全城降服一者士卒不傷一者生靈獲全所得
不已多乎簡大悅服

二十五年春正月己巳熊天瑞被圍日久力不能支
乃降其所統南安雄州韶州諸郡皆下太祖聞遇春
克贛不殺喜甚遣使褒諭之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
非仁者之將不能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捷書至予甚
爲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先是天瑞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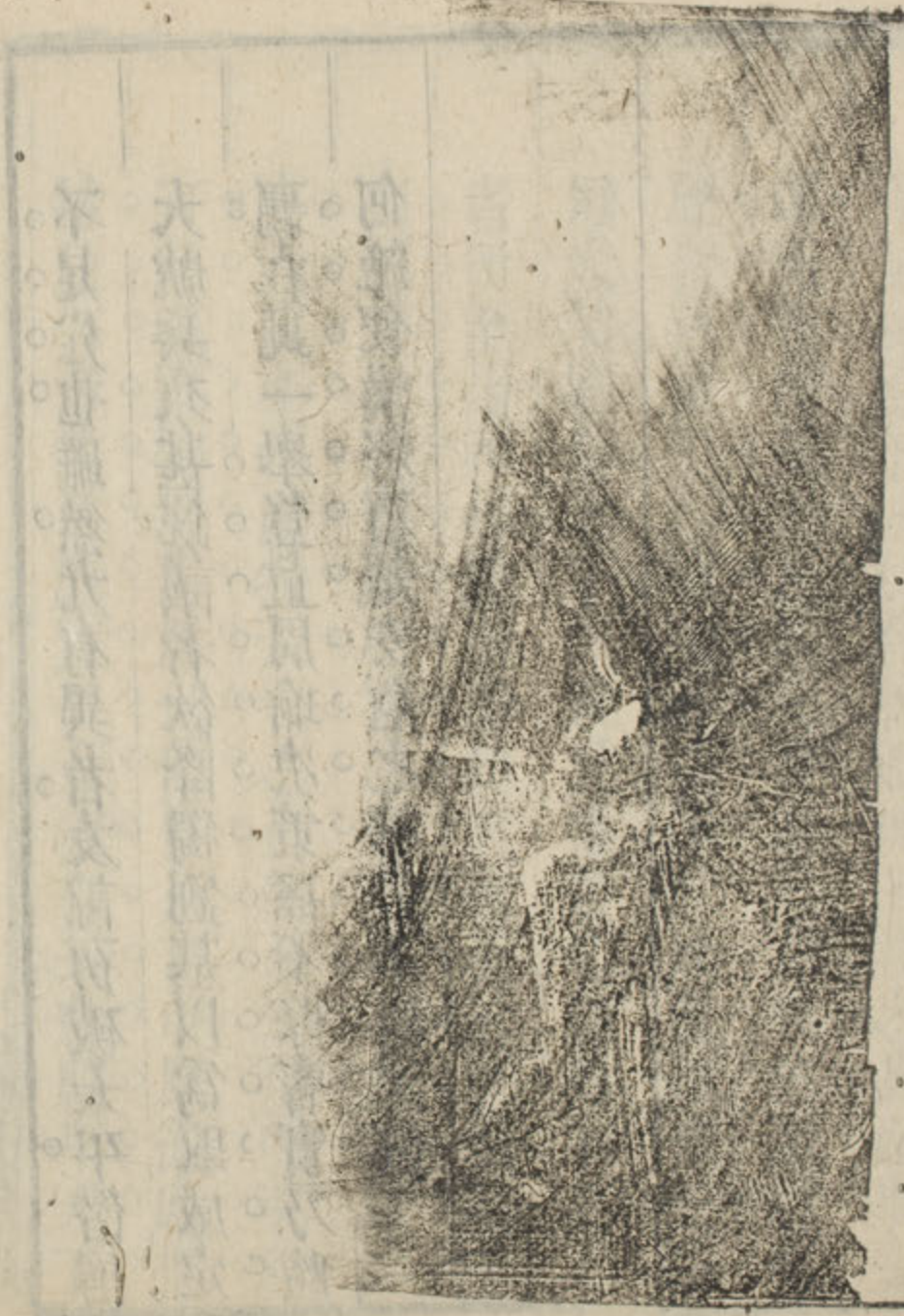
欽取民財太祖悉命罷之甲戌常遇春進師南安遣麾下招諭韶州未下諸郡於是友諒韶州守將張秉燁南雄守將孫榮祖等各籍兵糧來降遇春振旅還

谷應泰曰慨自元人失馭羣雄蠡發逐鹿之夫所在都有太祖崛起濠梁而同時並興者則有張士誠據吳徐貞一據蘄明玉珍據蜀方國珍據浙東然皆闔門坐大非有圖天下之志也獨陳友諒以驍鷲之姿奄有江楚控扼上游地險

而兵強才剽而勢盛實逼處此以與我爭尺寸者非特漢之文伯子陽唐之世克建德而已乃太祖之用兵也先規偽漢後取偽吳成笑在胸次第不爽於是龍江拔柵大奪戰舸柴桑陳兵自天而下不待康郎報捷湖口移軍而敵在目○中氣吞小醜矣雖其間茂才作諜韓成赴江履尾乘危亦煩經畫而太祖屢挫而氣不折友諒小勝而志益驕此明之所以興漢之所以亡也○至若友諒者本沔陽漁家刀筆小吏徒有凶殘

實無功德于城。仗普勝而旋即殺之。北面事壽。輝而旋即斃之。名實交喪。忠勇並失。誠所謂蠅聲紫色。聖王之驅除耳。而論者以周顛仰天。鐵冠大笑。劉基之手。揮難星。雷老之忽然不見。王者所至。諸神效靈。而不知友諒者。犯順多。黑闥之風。歸命少。竇融之智。盜竊空。各進退無據。抑亦人謀不臧。匪特天亡之也。然而江夏既平。漸可北窺。襄鄧荆揚混一。便當分下中原。從此摧枯拉朽。帝業已成。宜乎太祖有云。此賊平天下。

不足定也。雖然。尤有異者。友諒初破太平。僭稱大號。兵來甚銳。議者欲降。獨劉基以爲取威定霸。在此一舉。豈直周瑜決策。孫不降。曹實乃。隨何絕使。漢終覆楚。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紀事本末卷之四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男

際科

際第

訂

元正太祖平吳

元順帝至正十三年夏五月泰州張士誠起兵陷高郵士誠白駒場亭民為鹽場綱司牙僧與弟士德士信俱以販鹽緣為好利性輕財好施頗得眾心至是因亂與其黨李伯昇潘原明呂珍等十八人聚兵陷

秦州

十四年冬十一月，元右丞相脫脫圍高郵，張士誠引兵逆戰，脫脫奮擊大破之。士誠不能支，與呂珍、潘原明等十八騎突圍出走。脫脫遂克高郵。

十五年春三月，元竄脫脫于雲南，尋殺之。

十六年春二月，張士誠陷平江。脫脫既竄，士誠亡命，復聚衆渡海，攻陷平江，遂掠松江、湖州、常州諸郡，皆下之。九月，徐達圍常州，初常州奔牛壩人陳保二聚衆，以黃帕裹首，號黃包軍。湯和等下鎮江，保二降。

至是復叛歸張士誠，誘執詹李二將去。乙亥，太祖遣楊憲通好於士誠，書畧曰：近聞足下兵由通州遂有吳郡，昔隗囂據天水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以自王，吾深爲足下喜，吾與足下東西境也，睦隣守圍，保境息民，古人所貴，吾甚慕焉。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惑于交構之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以太祖比之隗囂，不悅，拘留憲不還，尋誘我斥堠，以舟師攻鎮江。徐達等禦之，敗其軍于龍潭。又寇宜興，耿君用以鎧騰柵，中槊死。宜興入于士誠。太祖聞之，使諭徐達曰：張士

誠起於負販，譎詐多端。今來寇鎮江，是其交已變。當速出軍攻毘陵，先機進取，沮其詐謀。於是達帥師攻常州，進薄其壘。士誠遣其弟張九六以數萬衆來援。達曰：張九六狡而善鬪，使其勝，鋒不可當。吾當以計取之。乃去城十八里，設伏以待。仍命總管趙均用率鐵騎爲奇兵，達親督師。與九六戰，鋒旣交，均用鐵騎橫衝其陣，陣亂。九六策馬走，遇伏，馬蹶爲先鋒。刁國寶、王虎子所獲。九六卽士德，梟鷲有謀。士誠陷諸郡，九六力爲多。旣被擒，士誠氣沮。十月，華雲龍、王弼等

復敗士誠弟士信于舊館，擒其驍將湯元帥。士誠旣連敗，乃奉書請和，願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以爲犒軍之資。太祖復書，數其開釁名兵之罪，且許其歸。我使臣將校卽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十一月，士誠誘我新附軍叛去，助彼來戰。徐達被圍于牛塘，達勒兵與戰。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自外來援，夾擊，大破之。擒其將張德，餘兵奔入城。達率諸軍困之士誠，復遣其將呂珍潛入城，督兵固守。

十七年春二月，丙午，命耿炳文等率兵取長興。張士

誠將趙打虎以兵三千迎戰，敗之。追至城西門，打虎走湖州。戊申，遂克長興，擒其守將李福安、答失蠻等，獲戰船三百餘艘。立永興翼元帥，命耿炳文統兵守之。尋，士誠遣其僞左丞潘原明、元帥嚴再興來寇，炳文擊敗之，生擒數百人，斬首甚衆。原明等遁去，部將費聚復追至瑣橋，敗之。自是士誠不敢犯長興者四年。我師圍常州既久，敵衆乏食，不能支。呂珍等復潛遁去。三月戊午，克常州，立長春樞密院，以湯和爲同僉總管，統兵守之。夏五月，僉通海張德勝等以

舟師畧大湖，入馬跡山，衝賊水寨，降張士誠將王貴。紐津經洞庭山口，呂珍兵猝至，諸將倉卒欲退。通海曰：「不可。我寡，乃身先士卒，決戰。」矢中右目，不爲動。徐令壯士披已胄，立船上，曰：「僉將軍，珍不敢迫，引去。」命兩淮分院副使張鑑、同僉何文正率兵攻秦興。張士誠遣兵來救，鑑等擊敗之，擒其將楊文德等。己卯，遂克秦興。六月，命常遇春分院判官趙繼祖、元帥郭天祿、鎮撫吳良等率兵取江陰。張士誠兵據秦望山，以拒我師。繼祖等就攻之，會大風雨，其兵奔潰。我

師據其山翼日巳未進攻城西門克之擢良爲分院判官督兵守禦江陰密邇士誠去姑蘇僅百餘里控扼大江實當東南要衝未幾復命其弟吳禎增兵協鎮良等戮力設備軍容甚張每寇至輒破走之秋七月丁丑徐達等下常熟八月徐達常遇春康茂才襲江陰馬馱沙克之元帥費子賢下武康士誠累敗勢日窘南攻嘉興杭州又爲楊完者所破乃請降于元士誠雖降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十八年春二月命廖永安俞通海蔡世傑等討張士

誠江陰石牌海寇僞帥樂瑞帥州判朱錠等整兵拒戰世傑奮戈躍馬陷陣死永安等奮擊大敗之擒樂瑞朱錠盡獲其海舟三月鄧愈李文忠胡大海率兵由徽州昱嶺關進攻建德路道出遂安遇長鎗元帥俞子貞擊敗之追至淳安遂安守將洪某率衆五千來援大海復戰敗之軍抵建德元參政不花等不支棄城遁丙申克建德路以文忠爲帳前總制親兵指揮使守之文忠太祖姊子也時建德新破城中守禦未備張士誠遣其徒率苗獠水陸奄至城下文忠

出奇兵大敗之取所斬俘載巨筏中乘流而下水寇見之亦遁夏六月張士誠兵寇常州湯和力戰敗之擒其卒三百人土誠復寇常熟廖永安與戰于福山港大破之追至通州狼山獲其戰艦而還九月元苗帥左丞楊完者爲張士誠所殺先是江淮旣亂元兵屢敗議者以爲苗兵可用遂自湖廣招至累破張士誠兵歷陞至左丞然苗性貪殘好殺所過抄掠屠戮無遺郡縣苦之士誠爲所窘旣降欲圖之而達識帖睦迺亦厭完者驕橫不可制乃陰定計用士

誠兵圍之完者兵敗自殺丁酉其部將員放蔣英劉震等率所部詣李文忠降完者死士誠益無所懼尋遣兵據杭州嘉興達識無如之何矣冬十月張士誠兵寇常州湯和等擊敗之俘甲士千餘人舟千艘馬千匹甲戌克宜興徐達邵榮帥師攻宜興久不下太祖遣使謂曰宜興城小而堅未易猝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張士誠餉道所由若斷其餉道軍食內乏破之必矣達乃遣丁德興分兵絕太湖口而併力急攻城遂破旣拔宜興廖永安復帥舟師擊士誠兵于太

湖乘勝深入，遇呂珍與戰，不利，遂爲所獲，不屈。士誠囚之。太祖欲以所獲將士三千人易永安，士誠不從。士誠母念士誠欲以永安易士德，太祖亦不許。士德尋謀間殺之。楊國興出太湖口，與諸將趨湖州，攻舊館，破張士信兵。又平宜堰口，二千六寨。太祖命國興總督元帥沈仁等守之。國興勞祿安集，民多歸之。遂城宜興。三月城完，士誠水陸來寇。國興率諸將擊敗之。士誠遁去。

十九年春正月庚申，胡大海、李文忠取諸暨、川、張士誠將華元帥遁去。已而士誠遣呂珍率兵圍諸暨、堰、水灌城。大海援之，奪堰。水灌珍軍，珍窮蹙，卽馬上折矢誓求解兵去。大海然之。都事王愷諫曰：「賊狡猾難信，不如擊之。」大海曰：「彼果來，吾有以待之。」且言出而背之，不信。旣縱而擊之，不武。遂縱之去。二月，張士誠兵寇江陰，朦腫蔽江，僞將蘓同僉者建牙君山，指畫爲進攻狀。守將吳良下令曰：「彼衆我寡，當以計破之。勿輕動。」有頃，敵陣于江壩，良命笏植整兵北門，當其西北面，以十餘騎蹂之，擒其卒數人，餘黨莫敢前。

賊分兵欲攻東門，良遣元帥王子淵馳擊之，擒其將士五百人，殺溺死者甚衆，敵大敗，宵遁。時賊屢侵常州，良及其弟禎守禦有方，每寇至輒破走之。士誠數敗，氣索自是不敢犯境。太祖召入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憂，其功大矣。」賜車馬珠玉，不足旌命。諸儒臣爲詩文美之。先是，士誠北有淮海南據浙西，長興、江陰皆其要害，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姑蘇、通州、濟渡之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窺宜歛得江陰則士誠舟

師不敢溯大江上金焦，自是侵軼路絕。平章節榮自臨安進攻湖州，戰不利，還屯臨安。李伯昇來攻，設伏山下，戒寇至勿動，俟山上旗舉，齊擊之。伯昇果率衆奄至，遇覆敗，我師乃還。三月，張士誠寇建德，李文忠禦之于東門，使別將潛出小北門間道過鮑婆嶺，由碧鷄塢繞出陣後，大破之。士誠復遣兵侵嚴州，至大浪灘，李文忠令部將何世明率精銳西出烏龍嶺，至胥口與戰，破走之。士誠兵據分水嶺，世明進擊，斬首五百餘級。太祖自將取紹興，以馮國用守之。

國用卒于軍，士誠復遣兵陷紹興。九月，張士誠遣兵寇常州，吳復督兵出忠節門奮擊，大敗之。吳良聞道，殲其援兵于無錫之三山。士誠兵狼狽奪氣，乃還。十二月，張士誠忿分水之敗，復遣兵據分水、新城之三溪。何世明擊之，斬其將陸元帥、花將軍等一千餘人，焚其營。自是士誠不敢窺建德，尋改建德為嚴州府。

二十年春三月，常遇春攻杭州，不克。秋九月，張士誠兵侵諸全，守將袁實戰死。呂珍、徐義自太湖分三路寇長興，耿炳文擊破之。總管湯全、張琪被殺。

二十一年秋八月，胡大海攻紹興，部將張英恃勇輕進，至城下遇伏，死之。大海引兵還。冬十月，張士誠遣其將李伯昇寇長興，衆十餘萬，水陸並進，勢甚銳。城中守兵僅七千，耿炳文禦之。諸將陳德華、高費聚等三路往援，伯昇夜劫營，諸將皆潰。炳文嬰城固守，伯昇悉兵圍之，結九寨為樓車，下瞰城中，運上石，填壕墮，以火船燒水關，攻益急。炳文晝夜應敵，內外不相聞，月餘。十一月戊午，太祖在九江聞報，急遣常遇

春將兵往援，伯昇聞過，春至，棄營遁。過春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

二十二年春二月，金華處州苗帥叛，張士誠乘間遣其弟士信同僉呂珍率兵十萬圍諸全。守將謝再興鏖戰二十九日未決，走嚴州告急於李文忠。文忠以嚴州兵少，且密邇桐廬賊境，衛信兵又出江西，無以應援。金華議以兵貴虛聲，乃揭榜義烏、古朴嶺，揚言平章邵榮引兵五萬出江右，右丞徐達引兵五萬出徽州，約會金華。旬日抵諸暨，賊見榜轉相告。呂珍欲

退軍五里下營，以待決戰。時胡德濟得李文忠檄，自信州率兵來援，有降卒言賊情，具得虛實。德濟與再興分門而守，至夜半令軍士飽食，一鼓出城，金鼓鉦砲震天地，賊衆驚亂，人馬奔走，自相蹂躪。德濟督兵追擊之，士信大潰走。冬十一月，池州帥羅友貴據神山寨，欲通張士誠。杭歙震動，常遇春趙德勝擊斬之。

二十三年春二月戊寅，命移置浙江行省於嚴州。時張士誠屢寇諸全，李文忠駐金華，應援不及，于是徙

省治於嚴，留徐司馬守金華。三月，張士誠呂珍率衆十萬圍劉福通於安豐，福通遣人間道求援，珍破安豐，移福通據其城，韓林兒走滁州。太祖率徐達、常遇春等往討之，珍據城列柵，汪元帥攻其中壘，拔之，會左右軍敗阻于壘，不得出，遇春橫擊，三戰三勝，珍大敗，廬州左君弼出兵助珍，又敗之，珍與君弼皆走，遂命達等移師圍廬州。元將竹昌忻都乘間入安豐。夏四月乙丑，諸全守將謝再興叛降于張士誠，再興遣人往杭州私貿易，太祖怒其洩軍中事，召再興責之，命參軍李夢庚往節制其軍，遣再興歸聽調，再興懼，殺知州樂鳳執夢庚，以諸全軍馬赴紹興降。左丞李文忠聞亂，遣胡德濟屯兵五指山下以備之。九月，謝再興以張氏兵犯東陽，李文忠自嚴州率銳卒馳一百六十里來援，壬午遇賊于義烏，擊敗之。胡深亦自處州來援，與文忠議以諸全不守，則衢州不支矣，乃度地去諸全六十里，並五指山築新城，不旬日城完。太祖以胡德濟爲行省叅政守之，未幾士誠將李伯昇大舉入寇，圍城下，城堅不可拔，乃引去。時

十一

太祖伐陳友諒未還張士誠以嘗脇達識帖睦迺封
王不報遂自稱王改國號曰吳卽姑蘇治宮室置官
屬元遣使徵其糧不與

二十四年夏四月俞通海汪興祖率兵掠劉家港進
逼通州擊敗張士誠兵擒其院判朱瓊等百餘人

秋八月張士誠使其弟士信面數達識帖睦迺罪失
勅令自陳老疾避位脅將佐爲上言江浙丞相非士
信不可迺取符印幽達識于嘉興士信自爲丞相又
脅普化帖睦迺爲請于元使爲真王普化不從卽遣

使至紹興欲奪其印普化封其印置庫中曰我頭可
斷印不可得也仰藥死達識聞之曰大夫且死吾生
何爲亦仰藥歿士誠專有江浙時浙西殷富士誠兄
弟驕佚無斷政在文吏然士誠尙持重寡言好士繁
景賢樓士無賢不肖輿馬居室多厭其心亦往往趨
焉士誠用兵恃其弟士德及部將史椿爲謀主後士
德被擒史椿以讒出守淮安數年椿知士誠無成遣
使以書來約降謀泄士誠殺之于是委政弟士信士
信荒淫出師多攜檣蒲蹴踘擁婦女酣宴其命將將

或卧不起。邀官爵。美田宅。既至軍。卽失地。喪師。多不問。或復用之。士信每事惟與王敬夫。葉德新。蔡彥夫。三人謀。三人者皆諂佞邪。惟事蒙蔽。故其國政日非。太祖聞之曰。我無一事不經心。尙被人欺。張九四終歲不出門理事。豈有不敗者乎。時有民謠十七字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癟崑山郭。翼上書士誠曰。明公仗馬箠。下吳越。數十城。望風請服者。人皆苦元政。守吏貪殘。不恤其下也。今誠能反其政。休勞之乘。時進取。則霸業可成。若遽自宴安。

湛樂四方豪傑並起。明公欲閉城自守。其終能乎。士誠怒欲殺之。翼亡去。冬十月。張士誠遣其弟丞相士信寇長興。耿炳文費聚擊敗之。獲其將宋興。祖士信憤益兵圍城。湯和自常州來援。與炳文等合擊。大敗之。士信走還。

二十五年春正月。張士誠復寇長興。耿炳文連破之于城下。鎮撫歐大智戰死。士誠自是不敢復犯長興。炳文守長興十年。孤城血戰。卒保無虞。與湯和守常州。吳良守江陰。氣勢聯絡。俱爲東南屏障云。二月。

丙午，張士誠遣其司徒李伯昇，挾我叛將謝再興帥馬步舟師二十萬，踰浦江，圍諸全之新城，造廬室，建倉庫，預置州縣官屬，爲持久必拔之計。分屯精兵數萬於城北隅，遇我援師，初至，胡德濟遣部將繆美敗其前鋒于斗巖之下，敵攻西門，美趨之，再戰皆捷。既抵城下，德濟戒將士勿輕出，但嚴爲備，來攻則矢石交發禦之。遣使求救于李文忠，文忠令指揮張斌出浦江爲聲援，自率朱亮祖等，自馳六十里赴救，抵龍潭，去敵二十里，據險爲營。胡德濟知文忠至，潛使報

曰：賊兵方銳，始緩避之。文忠曰：以衆則我非彼敵，以謀則彼非我敵。謝玄八千人，破苻堅八十萬衆，何避焉。吾若不戰而退，則彼勢益張，雖大軍至，難攻矣。城中求生，正在今日。乃下令曰：賊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可一戰而擒。輜重皆汝等有也。詰旦，軍方食，候卒告敵至。文忠悉精銳陣于營外，張左右翼待之。文忠自將中軍，旣而直營右數里，烟焰勃興，疑爲寇，乃分兵守隘扼之。會處州叅軍胡深遣耿天璧援兵，適至。文忠軍益奮，兩軍旣交，文忠仰天誓曰：朝廷大

事在此一舉。豈敢愛身。以後三軍。卽橫梁據鞍。引數十騎。乘高馳下。直出陣後。衝其中堅。敵列騎迎戰。文忠手格數人。所向皆靡。叛將謝再興。及苗軍見之。震懼失色。大軍乘之。敵大潰亂。德濟亦帥城中將士。鼓譟而出。呼聲動天地。莫不以一當十。逐北十餘里。溪水盡赤。死者以萬數。文忠收兵會食。遣朱亮祖。張斌。乘勝追殄餘寇。燔其營落數十。獲偽同僉韓謙。元帥周遇。蕭山等。六百八人。軍士三千。馬八百。委棄輜重。鎧仗如山。舉之。旬日不盡。其僞五太子及李伯昇。僅以

身免。太祖大喜。召文忠。德濟入京。賜名馬。御衣。擢德濟右丞。冬十月戊戌。命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等。規取淮東。時士誠所據郡縣。南至紹興。與方國珍接境。北有通泰。高郵。淮安。徐宿。濠泗。至濟寧。與山東相距。太祖欲先取通泰諸郡。剪其肘翼。然後專事浙西。故命達總兵取之。乙巳。達兵趨泰州。浚河通州。遇士誠兵。擊敗之。駐軍海安壩。丁未。進圍泰州新城。擊敗士誠。湖北援兵。獲其元帥王成。巳酉。士誠淮安。李院判來援。遇春擊敗之。擒萬戶吳聚等。時江陰水寨

守將康茂才報稱士誠以舟師四百艘出大江次范蔡港別以小舟于江中孤山往來出沒請爲之備太祖揣知其情諭徐達等曰寇初駐兵范蔡港吾度其詐今猶豫不敢卽泝上流爲詐益明彼非有決機攻戰之謀徒欲分我兵勢耳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而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自老之師乘其怠慢必克泰州泰州旣克江北瓦解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耳閏十月庚辰諸將克泰州擒士誠將嚴再興夏思誠等分兵徇興化降其將李清十一月進攻高郵太

祖恐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乃命馮國勝率所部節制高郵軍而以徐達還軍泰州會士誠犯宜興達率中軍精卒渡江走之破擒士誠兵三千餘宜興圍解十二月士誠遣兵寇安吉守將費子賢擊却之二十六年春正月張士誠舟師數百艘出馬馱沙湖流侵江陰守將吳良吳禎嚴兵以待太祖親率大軍水陸並進討之至鎮江敵已遁去追至巫子門寇乘潮逆拒首尾相失良等縱兵夾擊大敗之獲士卒二千人太祖幸江陰見良等防禦有方曰汝非昔日之

吳起乎。稱嘆久之。良在江陰十年。終始戒嚴。夜嘗宿城樓。枕戈待旦。暇日延經術士。講明經史兵法。訓敕將校。馭胥吏。不少假借。敦教化。興學校。修屯田。足軍餉。境內帖然。太祖有事江漢。東藩無擾。皆良等為之捍蔽也。馮國勝圍高郵。張士誠將俞同僉詐遣人來降。約推女牆為應。勝信之。夜遣康泰率兵踰城而入。皆為所殺。三月。徐達自宜興還。攻高郵。初。士誠遣左丞徐義由海道入淮。援高郵。義屯太倉。觀望不敢進。徐達遣使請以指揮孫贇守海安。平章常遇春

督水軍為高郵聲援。從之。遣使諭達曰。張士誠出高郵。嘯聚以有吳越。高郵其巢穴也。大軍攻之。彼必來救。今聞徐義兵已入海。或由射陽湖。或由出瓠子角。或出寶應。趨高郵。不可不備。達得書。遂會兵進攻。一鼓克之。戮其將俞同僉等。與祖守海安。士誠兵來侵擊。敗之。擒將士二百餘人。進攻通州。通州守將拒戰。與祖督將士奮擊。大破之。自是士誠不敢犯海安。夏四月。徐達移師會常遇春攻淮安。徐義舟師集馬漈。漈夜率兵襲破之。義泛海遁去。獲戰艦百餘艘。進薄

城下士誠將梅思祖封府庫籍甲兵出降并獻所部四州太祖嘉其知命保民授都督府副使以華雲龍守之徐達還兵攻興化先是達圖秦州興化海安通州高郵山州地形要害以進太祖覽之見鄒子角爲興化要地寇兵所經之路令達以兵絕其隘戊午遂克興化淮地悉平命韓政進取濠州濠自郭子興棄後屢爲人所竊據最後張士誠將李濟守之太祖命李善長以書招之不報太祖曰濠州吾家鄉今爲張士誠竊據是吾有國而無家也卽命韓政督顧時

等攻之至濠攻其水簾月城又攻其西門城中拒守甚堅政乃督兵以雲梯砲石四面竝攻城中不能支唐申守將李濟以城降太祖幸濠省陵墓晏父老

太祖以淮東諸郡旣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大都督府臣謂曰張士誠據姑蘇數侵擾吾近地爲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討諸公其熟計之李善長對曰張氏宜討久矣然以臣愚觀之其勢雖屢屈而兵方未衰土沃民富又多積儲恐難猝拔宜候隙而動徐達進曰張氏驕橫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

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惟擁兵將爲富貴之娛耳居中用事黃蔡葉三衆軍輩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臣奉至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太祖大喜顧達曰諸人局于所見獨汝合吾意事必濟矣于是命諸將簡閱士卒擇日出師八月辛亥命徐達爲大將軍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集諸將佐論之曰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今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

餘年觀二人所爲志不在民不過貪富貴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旣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疆場賴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令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擄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壙毋燬廬舍聞士誠毋葬妬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相輯睦勿縱左右凌士卒凡爲將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爲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爲務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出太祖復御西苑召

達遇春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梟者必
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直搗平江平江既
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太祖曰不然士誠起鹽販
與張天驕潘原明輩皆強梗之徒相為手足士誠窮
蹙天驕輩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
攻姑蘇若天驕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
取勝莫若先攻湖州使其疲于奔命羽翼既披然後
移兵姑蘇取之必矣太祖方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
欲遣熊天瑞從行俾為吾間也天瑞之降非其本意

心常快快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知之但云直搗姑
蘇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輸此言如此則墮吾計
矣癸丑大將軍徐達等率諸將發龍江而別遣李文
忠趨杭州華雲龍向嘉興以分其兵辛酉師至太湖
己巳遇士誠將尹義陳旺逆戰破擒之遂次洞庭山
癸酉進至湖州之毘山又擊敗士誠將石清汪海擒
之張士信駐軍湖山望風遁指揮熊天瑞果叛降張
士誠甲戌師至湖州之三里橋士誠右丞張天驕分
兵三路以拒我師黃寶當南路陶子寶當中路天驕

自當北路唐傑爲後繼，達進兵薄之。遇春攻黃寶王，彌攻天驕，遠自中路攻陶子寶，別遣驍將王國寶率長鎗軍扼其歸。遇春進擊寶，敗之。寶走入城，阻橋不得濟。遠兵力戰，又敗被擒。天驕子寶不戰退。士誠遣李伯昇來援，由荻港潛入城。我軍四面圍之。伯昇天驕閉門拒守。士誠又遣呂珍、朱暹等及其五太子率兵六萬來援，屯城東之舊館，築五砦自固。達遇春等分兵營于東阡鎮，南姑嫂橋，連築十壘，以絕舊館之援。士誠壻潘元紹駢兵爲鎗，東爲呂珍等聲援。我師

乘夜擊之。元紹遁，遂填塞溝澗，絕其糧道。士誠知事急，遣親兵來援。達等與戰於阜林，敗之。九月，士誠復遣徐志堅以輕舟出東阡鎮，覘我師，欲攻姑嫂橋。常遇春遇之，會天大風雨，晦甚。遇春令勇士乘划舟數百，突擊之，擒志堅，得衆二千餘人。別將廖永忠、薛顯將游軍攻德清，克之，擒其院判鍾正。士誠自徐志堅敗後，懼甚，遣其右丞徐義孫、驍將規形勢，將還報。常遇春扼歸路，不得出，乃陰遣人約張士信出兵，與舊館兵合力來戰。士誠遣赤龍船親兵援之，義始得脫。

與潘元紹率赤龍船兵屯於平望復乘小舟潛至烏鎮欲援舊館遇春由別港追襲之至平望王銘挺戈先登縱火焚赤龍船軍資器械一時俱盡自是舊館援絕十月遇春兵攻烏鎮徐義潘元紹皆敗走追至昇山破其平章王晟六寨餘軍奔入舊館之東壁同僉戴茂降我師馳據之王晟亦降徐達復攻昇山水寨顧時引穀舟繞出敵船船上人俯視而笑時覺其懈率壯士躍入敵舟大呼奮擊餘舟競進薄之五太子者盛兵來援常遇春小郤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

燒其船敵衆大敗五太子朱暹呂珍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遇春謂薛顯曰今日之戰皆將軍之力吾不如也五太子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珍暹士誠所親信驍將皆善戰士誠倚之而珍尤敢戰嘗廓華囊兵宵濟以襲我師旣戰輒爲歌令其帳下及城中人歌以譟至是皆降士誠爲之喪氣徐達以呂珍徇于湖州城下城中大震暹語李伯昇出降伯昇曰張太尉養我厚我不忍背之捫刃欲自殺爲左右挹持得不死十一日甲申左丞張天驥等以

城降伯昇亦降。李文忠總水陸師下浙江，遣指揮朱亮祖取天璧，攻桐廬，降其將戴元帥，復遣指揮袁洪、孫虎克富陽，擒其同僉李天祿，遂合兵圍餘杭，守將謝五、謝再興弟也。文忠遣人語之曰：爾兄弟以李芟庾小隙歸張氏，非爾謀也。爾我之戚臣，若降可得不死。謝五亦降，進兵杭州。未至，士誠平章潘原明懼，遣員外郎方彝詣軍門納款。文忠曰：吾兵遠來，勝負未可知，而遽約降，得無以計緩我乎？彝曰：天兵如雷霆，當者立敗。杭雖孤城，生齒百萬，間將軍來，皆曰王

者之師，故乞降以不生耳。文忠見其誠，引入卧內，令條陳入城次第，遣還。明日巳丑，原明籍土地錢穀，甲兵數，并執叛將蔣英、劉震出降。伏謁道左，以女樂，陳文忠叱去之，入宿城上，秋毫無犯。一卒強入民家，磔以徇。太祖以原明全城歸順，民不受鋒鏑，仍授平章守舊城，聽李文忠節制。命懸胡大海像，刺蔣英、劉震心，血祭之。庚子，李文忠攻紹興，守將李思忠降。華雲龍攻嘉興，守將朱興降。徐達既下湖州，會諸將進取平江。至南潯，士誠元帥王勝降。辛卯，進圍吳江，叅

政李福知州楊彝降癸卯達等兵至平江城南鮪魚口擊其將竇義走之康茂才至尹山橋遇士誠兵又擊敗之焚其官贖戰船千餘艘及積聚甚衆遂進兵圍其城達軍封門遇春軍虎丘郭子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閘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築敵樓三層下瞰城中置弓弩火銃其上又設襄陽砲擊之城震恐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

也善沒水天祐潛令入姑蘇與士誠相聞邏卒獲之于閘門水柵鄒送達軍達釋而用之時平江城堅不可破天祐阻兵無錫爲士誠聲援達縱茂出入往來因得其彼此所遺蠟書悉知士誠天祐虛實爲攻困之計益備指揮茅成攻婁門中流矢死平章俞通海分兵取太倉州民爭獻牛酒迎道左通海却其獻慰諭遣之約束軍士秋毫無犯民大悅僞帥陳仁等以大船百餘艘降崑山崇明嘉定望風皆附松江路守將王立中聞之亦降

太祖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也春二月大軍圍姑蘇久不下徐達遣人自軍中來請事太祖手書慰勞之曰古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爲之輔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自天性沉毅有謀用能遏絕亂畧消靡羣慝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御古之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達得書頓首受命愾命通海兵會攻姑蘇通海至滅渡橋擊敗敵兵提兵桃

花塢蕩其營中流矢劖甚乃遣將以兵會達而身自還建康太祖幸其第視病病革太祖呼謂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通海不能語太祖揮泪出通海遂卒初徐達之圍姑蘇也太祖不欲煩兵但困服之耳至是久不下乃以書遺士誠許以竇融錢俶故事士誠不報夏六月巳酉士誠被圍旣久欲突圍出覘城左方見陣嚴整不敢犯轉至盤門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嚴陣待之分兵北濠截其後戰良久未決士誠遣兵千餘助之又自出兵山塘爲援山塘路狹塞不

可進麾令稍卻，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為猛將，能為我取此乎？」弼應聲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敵小卻，遇春率眾乘之，遂大敗其軍，溺于沙盆之潭。可量也。士誠故有勇勝軍，號十條龍，常銀鎧錦衣，出入陣中。是日皆溺死。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計忽忽無所出，時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詣士誠門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為公言興亡禍福之計，願公安意聽之。」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暗鳴叱咤，百戰

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于漢。高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阱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于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名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三吳可保，天下不足定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

將帥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兒舞女，日夕酬飲。提兵者自以爲韓白，謀畫者自以爲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亦不問，故遂至今日。士誠喟然嘆曰：吾亦恨之無及矣。容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容曰：使死有益于國家，有利于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荆楚，兵甲百萬，與江左之兵戰于姑孰，鏖于鄱陽，友諒舉火欲燒江左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

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今攻我益急，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守此尺寸，誓以死拒，竊慮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竊以爲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爲萬戶侯。况嘗許以賣融錢，假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俛首，沉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也。壬子，復率

兵突出胥門，鋒甚銳，遇春禦之，兵稍卻。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遂鳴鉦收軍。遇春乘之，復大敗。自是士誠不敢復出。士信張幙城上，踞銀椅，與叅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而死。時熊天瑞教城中作嚴礮以擊外兵，多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爲礮具。徐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笆，伏兵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九月辛巳，達督將士破葑門，常遇春亦破圍門新寨，遂率衆渡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

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叅政謝節、周仁、立棚以補外城。唐傑不支，投兵降。周仁、徐義、潘元紹、錢叅政等皆降。時士誠軍大潰，諸將蟻附登城。城破，士誠收餘兵二三萬，親率之戰于萬壽寺東街，復敗。士誠倉皇歸，從者僅數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若曹何爲？」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子乳媪金抱二幼子出，積薪齊雲樓下，驅其羣妾侍女登樓，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劉氏自縊，死。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走。達遣士誠舊將李伯昇至士

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距戶經伯昇決戶令降將
趙世權抱解之復蘇曰九四英雄患無身耳達文令
潘元紹曉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昇
之出葑門至舟中獲其僞將相李素徐義等弁元宗
室九人皆送建康所得城中兵民二十餘萬諸將還
師取通州士誠守將張右丞降丁亥平章胡廷美帥
師取無錫先是士誠表天祐千元授同僉樞密院事
守無錫徐達累遣使諭之皆被殺至是廷美等攻其
城州人張翼知事急率父老往見天祐曰吾民爲張

氏守十二年矣張氏已就縛固守將爲誰生民存亡
皆在今夕願熟思之天祐擲其帽于地曰誰不知降
也亦降士誠卧舟中不食至龍江堅卧不肯起昇至
中書將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
罵之士誠竟自縊死賜棺葬之諫叛將熊天瑞列三
參軍藁于旗竿之首以平江曰蘇州府太祖乃以書
送元宗室神保大王等還元浙西吳會皆平諸將振
旅還太祖御戟門降敕褒諭論功行賞封李善長宣
國公徐達信國公常遇春鄂國公餘進爵賜金帛有

系事本末 卷四
三十九
爰諭諸將曰滅漢滅吳皆公等功公等何忝古名將
今當北定中原矣各努力明日入謝太祖曰公等還
第置酒爲樂乎對曰荷上恩有之太祖曰吾寧不欲
宴公等爲一日懽中原未平非爲樂時也公等不見
張氏乎終日酣飲宜深戒之

谷應泰曰張士誠本泰州鹽樵至正十三年以
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弗克而士誠孤
軍轉戰北跨淮海與山左相距南據浙西與方
國珍接境中間帶甲數十萬沃野數千里卽未

能藉其富強削平區宇而官山多鼓鑄之資
海盡魚鹽之利黨更勞心苦志收名豪傑倣典
午之化龍憑赤烏以立國則江南雖小可全而
王也乃論者以士誠之失在深居高拱上下相
蒙驕將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黃蔡
三參軍輩又迂濶昧大計以故謀主破讒爪牙
受縛而予以太祖有可乘之敎三士誠乃內懷
選孺坐失爭機其所以亡也方士誠之竊發
也距太祖起兵僅一年耳其時太祖者濠圖初

解鄉里募師未敢窺江外一步而士誠不以此時長驅姑孰畧定金陵爲百里趨利之謀奮一鼓先登之氣其失一也洎乎友諒僭號約同入寇而江州兵下議者欲降明師卑弱勢岌岌矣士誠又不以此時乘夫差之伐齊規卞莊之刺虎而保境苟安喙息旦夕其失二也及乎僞漢屢摧鄱陽大戰輔車唇齒可爲寒心士誠又不以此時倣樂毅之結韓趙孔明之救東吳而肥瘠越秦不關疴瘵其失三也此至江楚悉平籬

籬鞏固全軍并力捲甲東來此時強弱之勢已明衆寡之形不敵譬之孤豚昨虎燎髮洪爐必無幸矣爲士誠者宜以犧牲玉帛待于境上河西三郡獻自竇融新都大城保于汪氏庶無喋血之憂不失通侯之賞而反鼓厲用兵分番四出命尹義陳旺逆戰太湖朱暹五太子結寨東阡又以張天驕當北路黃寶當南路陶子寶當中路卒之桑榆不收墜臍無及齊雲一炬闔室自焚豈太祖滅士誠哉蓋士誠自滅之也然人

但知友諒之失在輕戰。而士誠之失在自守。不
知輕戰之弊原于氣驕。自守之私叢于志滿。急
攻音而苻秦遂困。不伐魏而蜀業亦亡。過猶不
及。斯亦魯衛之政。與雖其後士誠頗絕粒。自經。
辭無撓屈。然隗囂恚憤。公孫洞胸遊魂。偪強何
足數哉。

